



ル 5
1554
9



門九三
1554
9

水經注卷十九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渭水

官本曰按近刻作渭水下經文上復衍渭水二字
案朱趙同趙有補豐水補涇水補芮水三日

又東過槐里縣南

孫校曰元和志興平縣槐里城周曰犬邱
云云即此城也渭水南去縣二十九里又

東澇水從南來注之

渭水逕縣之故城南漢書集注李奇謂之小槐里縣之西城

也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又東與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于竹

圃東北流又屈而北入于渭

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
案朱脫趙增西北二字刊誤曰箋曰

謝云宋本作又屈西北入于渭按孫潛案朱渭水又東北逕黃山

宮南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黃山宮及
就水田溪水皆在槐里縣西不得與經淆紊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即地理志所謂縣有黃山宮惠帝二年
十字是注混作經

起者也官本日按二近刻訛作三案朱訛東方朔傳曰武

帝微行西至黃山宮故世謂之遊城也官本日按近刻也上有非字衍案朱趙

有就水注之官本日按此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四字是注混作經水出

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孫校曰太平寰宇記

昔李耳為周柱趙有史以世衰入戎于此有冢事非經證然

莊周著書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是非不死之言人

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推之或復

如傳古人許以傳疑故兩存耳就水歷竹圃北官本日按近刻脫竹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孫云圃字疑誤或是陵字按名勝

志引此文作歷竹圃北元和郡縣志司竹園在整屋縣東十

五里史記渭川千畝竹漢書王莽傳霍鴻負倚芒竹亦謂之鄠杜竹林有司竹都尉即此地也箋說非是與黑水

合水上承三泉官本日按近刻脫水字三訛就水之右三泉

奇發言歸一瀆北流左注就水官本日按注近刻訛就水又

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合田溪水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南山田谷北流逕長楊宮西官本日按

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北流下落逕字又北逕整屋縣故城西又東北與一水

合水上承整屋縣南源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整屋南南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上南字重文當

作縣泉當作原北逕其縣東又北逕思鄉城西又北注田溪田溪水

又北流注于渭水也縣北有蒙龍渠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縣苑有蒙龍源案朱同

箋曰謝云當作縣北趙改刊誤曰源漢地理志作渠成林源靈軹源之源竝當作渠上承渭水于郿縣

東逕武功縣為成林渠官本日按此有脫誤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郿下云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

上林苑為東逕縣北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縣苑案亦曰靈

蒙龍渠官本日按渠近刻訛河渠書以為引堵水官本日按近

軹渠官本日按渠近刻訛案朱訛趙改

刻脫書字為

刻脫書字為

刻脫書字為

字案朱脫趙作漳渠以引堵水刊誤曰漢書溝洫志云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引諸川如涪曰漳音韋韋水出章谷此河渠是漳徐廣曰一作諸川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是也趙釋曰渠之誤

漢書地理志云靈軹渠武帝穿溝洫志注如涪曰韋水出章谷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官本日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小槐里至此乃經所謂過槐里縣南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縣古犬邱邑也周懿王都之官本日按近刻訛作

朱氏箋曰帝王世紀及世本並云懿王自鎬徙都犬邱此作赧王字之誤耳秦以為廢邱朱箋曰紀及世本並云懿王自鎬徙都犬邱宋亦曰舒邱中平元年表注云犬邱一名廢丘今槐里是也

靈帝官本日按中平近刻訛作和平靈帝訛作桓封左中郎帝案朱趙同趙釋曰沈氏曰是靈帝中平

將皇甫嵩為侯國縣南對渭水北背通渠史記秦本紀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

再考之則武王事見重敘秦世系中而昭王事終佚洪範五行傳云赤者火色也水盡赤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

陰陽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後項羽入秦封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章邯為雍王都廢邱朱趙有居

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居槐里三字疑衍按是注正為三秦漢釋槐里故重言之較櫟陽高奴加詳焉非贅詞也

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遂滅章邯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槐治也世謂之為大槐里晉太康中始平郡治也其城遞帶

防陸舊渠尚存即漢書所謂槐里環隄者也東有漏水官本日按

漏近刻作涌案朱趙作涌水趙刊誤出南山赤谷東北流

日箋曰宋本作漏水按涌水字不誤

逕長楊宮東宮有長楊樹因為名漏水官本日按近刻訛

渭箋曰宋本作又北歷葦圃西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逕葦圃

漏水趙改涌案朱同趙改圃仍逕刊

誤日園當作亦謂之仙澤又北逕望仙宮又東北耿谷水注

圃名勝志校

亦謂之仙澤又北逕望仙宮又東北耿谷水注

圃名勝志校

圃名勝志校

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西長楊五

柞二宮官本日按近刻脫此七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

曰宋本作東北逕五柞宮按長安志引此文五柞宮

下尚有西長楊五柞二宮七字寰相去八里竝以樹名宮亦

猶陶氏以五柳立稱故張晏曰宮有五柞樹在整屋縣西

誤曰箋曰西一作矣按漢書其水北逕仙澤東又北

按近刻

詐作北又案朱趙同逕望仙宮東又北與赤水會又北逕思鄉城東

又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合甘水

官本日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萇陽宮西又北逕

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

趙增甘字之字刊誤曰在

下落甘字水下落之字孫

潛校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

郊地名也官本日按甘字近刻訛在扈字下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箋曰南一作西按南字不誤甘字當移在

有扈之上尚書音義校正趙釋曰寰宇記鄠縣下引水經注

曰扈水上承扈陽池一清按此處引有扈以證甘水故知脫

文於此也甘水又東得澇水口水出南山澇谷北逕漢宜春觀東

又北

官本日按又字近刻訛

在東字上案朱趙同逕鄠縣故城西澇水際城北出

合美陂水

朱趙美作漢趙刊誤曰箋曰漢古本作美按漢陂

之漢十道志元和郡縣志長安志杜子美詩俱作

漢與美通不必改也水出宜春觀北東北流注澇水澇水北注甘水而

亂流入于渭

官本日按近刻脫澇水二字又脫注甘水而亂

說文澇水出扶風北入渭漢志無澇水也即上林故地也東方朔稱武帝建元中

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夜漏十刻乃

出與侍

朱作於外箋曰宋本

作與侍趙改與侍中常侍武騎待詔及隴西北地

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下故有期門之號旦明入山下馳

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上大驪樂之上乃使大中大夫虞邱

壽王官本日按乃近刻訛作仍案朱訛趙改刊與待詔能

用算者舉籍朱作措箋曰漢書作舉籍謂舉阿城以南蓋厓

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晦及其賈直朱作宜箋曰漢書屬之

南山以為上林苑東方朔諫秦起阿房而天下亂因陳泰階

六符之事上乃拜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卒起上林

苑故相如請為天子游獵之賦稱烏有先生亡是公而奏上林也

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

豐水出豐溪西北流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為枝津一水西

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焉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逕靈臺

西又北至石墩注于渭官本日按近刻脫此五地說云官本日按

地近刻訛作他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他說當作地說

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

內水會趙改水所匯處刊誤曰名勝志無他高山巽巒所有

惟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與便門對直武帝建元

三年造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建武三年造張昌曰橋在長

安西北茂陵東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趙釋曰杭氏世駿曰

如淳作蘇林渭水又逕太公廟北廟前有太公碑官本日按近刻

脫趙增文字禡缺今無可尋渭水又東北與鄠水合官本日按

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水上承鄠池于昆明

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鄠京維龜正

之武王成之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官本日按近刻脫

增基構淪禡今無可究趙釋曰雍錄曰諸家皆言自漢武帝

穿昆明池後鎬京故基皆淪入於池

無復可究獨梁載言十道志曰鎬池一名元阨在昆明池北始皇毀之寰宇記云鎬泉在華陰縣東十九里其水或涌或止深不可測括地圖云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柏谷關至是河眼亦謂之鎬池

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容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

人曰官本日按近刻訛作過鎬池曰案朱訛趙政刊誤曰初學記引樂資春秋傳作素車上人曰孫潛據之改過

鎬池為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見車上人

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官本日按列近刻訛作扣案朱趙作扣當有應者

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

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

居焉謁者出受書入有頃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又見頃案朱趙作又見頃聞語聲

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鄗水又

北流西北注與澎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毛詩云

澎流浪也而世傳以為水名矣鄭元曰豐鄗之間水北流也

鄗水北逕清泠臺西官本日按清泠近刻訛作漢靈案朱趙作溪靈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漢靈

臺按寰宇記引此文作清靈臺趙釋曰一清按谿靈臺谿字誤也朱氏謀璋箋云宋本作漢靈臺竊謂似是而實非也御覽及長安志引此文作清泠臺與今本異朱氏家多古書未必無據魏書地形志京兆郡長安縣有周靈臺方輿紀要長安縣靈臺下引三輔故事曰周靈臺在鄗縣豐水東鄗縣豐城下云左傳昭四年楚椒舉曰康有鄗宮之朝杜預曰鄗宮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孔穎達曰鄗去長安鎬池二十五里又曰靈臺在縣東北周靈臺也志云鄗宮又東二十五里即靈囿之地中有靈臺詩所謂經始靈臺者也春秋僖十五年秦晉戰于韓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是也又曰三輔故事曰漢靈臺在長安故城西北入里本秦之清臺漢曰靈臺郭緣生述征記長安宮中有靈臺高十五仞水經注漢靈臺在秦阿房宮南去明堂三百步鎬水逕其西漢平帝元始四年立觀此則豐宮之靈臺為周而長安之靈臺為漢鄗注既于長安城下紀漢靈臺矣于此又云漢靈臺不幾復與寰宇記引水經注作清靈臺是也蓋清臺之名不始于秦康志賀述禮統云夏為清臺商為神臺周為靈臺毛公詩傳曰神之清明稱靈四方而高曰臺且亦有清靈合稱者史記封禪書公

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也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又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明有周漢之分呂圖亦云漢舊城外有靈臺北與未央宮對此即漢靈臺與鄠宮之靈臺無涉也中尉知改谿字之誤而不知漢字之亦屬臆說與事義大相乖繆者也玉海引水經注曰鄠水北逕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為辟靡靈沼此等文句今皆脫失無惑乎後人之但憑私見也

又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朱作合箋曰疑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也鄠水又北注于渭

官本日按注近刻訛作逕案渭水北有杜郵亭去咸陽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慚尹商之

仁是地即其伏劍處也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文穎以為故咸陽矣秦孝公之所居離宮也獻公都櫟陽天雨金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

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至孝公

作咸陽築冀關而徙都之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官本日按朔近刻訛

作霸案朱趙同刊誤曰箋曰西京賦作秦里其朔詳綜注云里居也朔北也秦地居其北是日咸陽按霸者幽陰之義與朔字意同漢書律曆志曰四月己丑實為咸陽太史公曰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此義也

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為渭城

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王莽之京城也始隸扶風後并長安

南有浹水注之官本日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浹

水也為關中八川之一從文不從尤案朱趙作而沈水注之朱訛經趙改注刊誤曰五字是注混作經趙釋曰一清按沈字是浹字之誤地理志右扶風鄠縣下云灃水北過上林苑入渭師古曰灃即今沈水或作浹與沈相似因名沈水灃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然

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官本日按則沈字之訛所由來舊矣

其地即杜之樊鄉也漢祖至櫟陽以將軍樊噲灌

案朱趙有

行其字

案朱趙有

廢邱最賜邑于此鄉也其水西北流逕杜縣之杜京西官本

逕近刻訛作注案朱趙作注西北流逕杜伯冢南村伯與其友左儒仕宣

王儒無罪見害杜伯死之終能報恨于宣王故成公子安五

言詩曰誰謂鬼無知杜伯射宣王朱箋曰國語云周之衰也

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其後三年王合諸侯田於圃田日

中杜伯乘白馬朱衣冠射王中心折脊而殪著之周春秋以

爲警汲豕瑣語云宣王之妾女鳩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鳩

反訴之王王囚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並殺

之後三年而杜伯射王沈朱趙作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卽杜伯國也沈

水又西北枝朱趙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于高陽原

而北逕河池陂東而北注沈水沈水又北與昆明故池會又

北逕秦通六基東又北逕竭水陂東又北得陂水水上承其

陂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得東北流入于沈水沈水又北逕長

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水上承池于昆明臺故王仲都所居

也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

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駟馬于上

林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官本曰按近刻脫隆冬至上林十三

駟馬車於昆明案朱脫趙作乃於盛寒日載以池上環冰而馳

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于

池臺上曛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趙作坐環以十爐火不言

熱又身不汗池水北逕鄠京東秦阿房宮西史記曰秦始皇

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官本曰按人上近刻先王之宮小乃

作朝宮于渭南亦曰阿城也始皇先作前殿阿房朱箋曰宋

趙增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

官本曰按抵下近刻表山巔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

衍城字案朱趙有

水十九

咸陽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其水

又屈而逕其北東北流注塌水陂陂水北出逕漢武帝建章

宮東于鳳闕南東注泚水泚水又北逕鳳闕東朱趙不重三泚水二字

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

闕高七丈五尺俗言貞女樓官本日按貞近刻訛作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真女當作貞

女漢志注校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

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故繁欽建

章鳳闕賦曰官本日按鳳下近刻衍樓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何焯校衍樓字又朱無故字箋曰宋本有

故字趙秦漢規模廓然毀泯惟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象

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泚水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

一水北逕神明臺東傅子宮室曰上于建章中作神明臺井

榦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黃圖曰神

明臺在建章宮中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子臺即實非也官本

日按即近刻訛作而案朱作而趙增泚水又逕漸臺東漢

武帝故事曰建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二十丈趙臺下增

高字刊誤曰漸臺下漸浸也為池水所漸一說星名也朱箋

落高字名勝志校增南有壁門朱作壁趙改壁刊誤曰壁

天文志漸臺四星在織女東南臨水之臺也當从玉作璧下云璧玉門

也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為之鑄銅鳳

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泚水

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為泚水也故呂忱曰泚水出杜陵縣

五侯大治池宅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沼案引沈水入長安朱趙作五侯王氏大治池沼

城官本日按沈近刻訛作他案朱作宅趙改沈刊誤曰故箋曰宋本作引高都水按孫潛校改沈水于宅字為近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竟連五杜土朱

上箋曰漢書作土山趙改土山漸臺像西白虎卽是水也

又東過長安縣北

渭水東分為二水廣雅曰水自渭出為渠其猶朱趙河之有

雍也此瀆東北流逕魏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東南合一水

逕兩石人北秦始皇造橋鐵鐵重不勝故刻石作力士孟賁

等像以祭之鐵乃可移動也又東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

神能為大波故配食河伯也後人以為鄧艾祠悲哉讒勝道

消專忠受害矣此水又東注渭水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渭水又東注此水案朱趙同

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于

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

橋南度以法牽牛南有長樂宮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間

故造此橋官本日按近刻脫南有至造此共十九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牽牛下落南有長樂宮北有咸陽

宮欲通二宮之間故造此十九字史記廣六丈南北三百八

十步官本日按三百近刻訛作二百案六十八間七百五

十柱朱趙有百二十二梁孫校曰長安志作洞六十橋之南

北孫校曰長安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官本日按

作立下同案朱訛趙改刊柱北馮胡主之有令丞各領徒

誤日兩立字長安志作主字朱趙有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舊

一字朱箋曰宋本出村有村畱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作神趙改神

雷曰我貌很醜朱趙作猛醜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狠醜按
猥狀惡也朱氏作很醜與猛字義無別又
誤刻為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日出頭見
狠字

我忖雷乃出首班于是以腳畫地忖雷覺之便還沒水故置
其像于水惟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

更脩之官本日按更上近刻衍遂字橋廣三丈六尺官本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遂字衍文近刻脫廣字案朱脫趙增刊忖雷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

又命下之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
歸秦王為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為發又一說交

龍扶輦而機不發官本日按扶近刻但言官本日按此下有

氏謀璋箋曰謝今不知其故處也趙作渭水又東與泚水枝

津合官本日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泚亦訛作沈
案朱訛經趙改注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又泚朱

趙蒞作沈水上承泚水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為二水一水

東入逍遙園注藕池池中有臺觀蓮荷被浦秀實可翫其一

水北流注于渭官本日按近刻脫注字案朱渭水又東逕

長安城北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

訛經脫東字趙改增刊誤曰入字是注混作經又

下落東字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趙釋曰一清按漢書惠帝

胡渭校增長安六百里內男子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注鄭

氏曰城一面故速罷又五年九月長安城成六年起長安西

市也而史記呂后紀云惠帝三年方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

年城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

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即咸陽也秦離宮無城故城

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官本日按常近刻訛作長案朱訛趙十

之王莽更名常安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常安長字誤

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

亭一曰東都門官本日按一近刻作亦其郭門亦曰東都

案朱趙作亦又都並作城

門趙釋曰一清按漢書王莽傳無東字即逢萌挂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清明門

一曰凱門王莽更名宣德門布恩亭官本曰按名近刻作內

有藉趙改藉下同田倉亦曰藉田門第三門本名霸城門王莽更

名仁壽門無疆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

曰青門門外舊出好朱趙作佳朱箋瓜昔廣陵人邵平為秦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是以

阮籍詠懷詩云趙作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拒阡陌

子母相鉤帶指謂此門也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

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

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本名安

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更名光禮門顯樂亭北對武庫官本曰按近刻

脫此四字案朱趙作第三門本名平門又曰便門官本曰按此四

即西安亭北對未央宮字近刻說在後光華王莽更名信平門誠正亭朱誠作城趙

門也下案朱趙同王莽更名信平門誠正亭改刊誤曰城

三輔黃圖作誠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宮官本曰按此十字近刻說

孫校曰御覽引第三西安門下略同西出南頭第一門本名章門王莽更名萬

秋門億年亭亦曰光華門也官本曰按華近刻說作畢案

故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

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

也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義亭

官本曰按義近刻作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官本

案朱趙作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官本

民近刻說作氏又此句之下衍又曰亦曰突門趙釋曰一清

光門四字案朱趙同趙說見下亦曰突門按此西出之

第三門也曰光門而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亦曰光門二

門不應相同也程大昌曰以黃圖考之長安城北面從西數

來第一門名橫門門外有橋曰橫橋呂相長安圖曰疑亦同又黃圖長安有九市其三在道東東市在突門夾橫橋大道水經曰光門亦名突門在長安西從南來第三門正與黃圖呂圖之謂橫門者隅角相次故黃圖呂圖之謂在北者即與水經之謂突門光門為在城西面者相應也今去古遠不敢以何為定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

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瀘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

時宮門也如瀘曰三輔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孫校曰長安志咸陽縣棘

門在縣東北十八里按漢書徐厲軍于此備匈奴又有通門亥門也官本

曰按此下近刻衍第二門本名廚門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洛門案朱趙作洛又

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官本日按此下近刻衍一曰廚門四字案朱

之後繼以廚門杜門舊本脫誤以鄭縣注續此其內有長安廚官在東故名曰廚門

也官本日按近刻東訛作事名訛作城案如瀘曰今名廣

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

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門官本日按近刻外訛作水民

改名刊誤曰水又曰洛門也凡此諸門皆通達九達三途洞

方輿紀要作外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為往來之徑朱作為徒之

日箋曰一作為往來之徑按此文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漢

見三輔決錄朱氏何以不名其書成帝之為太子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

西至直城門方乃得度上怪遲問其故以狀對上悅乃著令

令太子得絕馳道也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東

口東逕河池陂北官本日按近刻脫陂字案朱脫趙增陂

增校亦曰女觀陂又東合泔水亦曰漕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

逕明堂南舊引水為辟雍處在朱有縣字箋曰宋鼎路門東本無縣字趙刪

南七里其制上圓下方九宮十二堂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明堂月令篇云九室十二堂劉歆取考工補周禮冬官之闕匠氏一職記軌步之制因及明

堂有云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殷人重屋

四阿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滄于登作五室之說則云水木用事交于東

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土金用事交于

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鄭康成註禮主考工說謂大戴所

記創于秦相呂不韋之作春秋竝非古制而主大戴者極嘗

康成註悉本滄于登月令異義有乖正論九室五室互相譏

訛竟成門戶按北史封軌傳云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

之禮著十二堂之文又袁翻傳云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道元

北方之學者兼取戴記考工之制故濕水篇有明堂上圓下

方四周十二戶九室之文此注復列九宮十二堂四嚮五室

之義世本堂字誤作室下室字又嫌與上重文乃改作色流

俗紕繆甚矣其妄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堂北三百步有靈

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官本日按元始近刻訛作永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永始是元始

之渠南有漢故園丘成帝建始二年罷雍五時始祀皇天上

帝于長安南郊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南即此也故渠之北有

白亭博望苑漢武帝為太子立使通賓客從所好也太子巫

蠱事發斫杜門東出史良娣死葬于苑北宣帝以為戾園以

倡優千人樂思后園廟故亦曰干鄉故渠又東而北屈逕青

門外與泔水枝渠會渠上承泔水于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

南天籟池在未央宮西池中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于此

臺又東逕未央宮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

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官本日按臨近刻訛

訛脫趙改增刊誤曰箋曰三輔黃圖云頭入渭水尾案朱

達樊川按通鑑注引此文作頭臨渭水臨字是也尾達樊

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

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

長安城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蒼龍闕闕內有閭闔止

車諸門趙刊誤曰箋曰公車古本作正車玉海引此作止車門按關中記云未央宮有閭闔門止車門止字是也

未央殿東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鳳皇朱雀鸞鸞昭陽

諸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未央宮北朱作此箋曰玉海作北趙改北即桂宮

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逕

通故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朱作有箋曰一宮隆屬本作道趙改道

長樂與明光官本日按隆近刻作隆下脫屬字案朱作逕隆箋曰玉海有屬字趙增屬字不改隆字

北通于桂宮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也又東歷武庫北

舊樗里子葬于此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滑稽多智

秦人號曰智囊葬于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

里子云我百歲後是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以昭王七年卒

官本日按疾近刻訛案朱趙作穴葬于渭南章臺東至漢長樂宮在其東

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嘖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是也朱是作子箋曰子疑作是宋本無子字趙依宋本明渠又東逕漢高祖長樂宮

北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

秋永壽永昌諸殿殿之東北有池池北有層臺俗謂是池為

酒池非也故渠北有樓豎漢京兆尹司馬文預碑官本日按近刻脫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樓下落豎字名勝志校增故渠又東出城分為二渠即漢書

所謂王渠者也蘇林曰王渠官渠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王宮家渠也案朱訛趙

改刊誤曰漢書王嘉傳註蘇林曰王渠官渠也今校正猶今御溝矣晉灼曰渠名也在

城東覆盜門外官本日按覆盜門近刻案朱趙同一水逕楊橋下即青

門橋也側城北逕鄧艾祠西而北注渭今無水其一水右入

昆明故渠官本日按近刻脫水右入東逕奉明縣廣城鄉之

廉明苑南官本日按廉近刻訛作廣史皇孫及王夫人葬于

郭北宣帝遷苑南官本日按此下近刻衍史王孫及王夫人

行卜以爲悼園益園民千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

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御法駕郎中令龔遂驂乘至廣明東

都門是也故渠東北逕漢太尉夏侯嬰冢西葬日柩馬悲鳴

輕車罔進下得石槨銘云于嗟滕公居此室官本日按其內

此原本訛在後今斯原來故遂葬焉冢在城東八里飲馬橋

南四里故時人謂之馬冢朱下接經文又東過鄭縣北注文

接經文又東過霸陵縣北云云刊誤出故時人謂之馬冢七

字曰箋曰按舊本脫誤吳瑄移遂葬焉二十二字續此是矣

復誤以霸水注續馬冢之後錯簡如初今特改正按吳本錯

誤固多朱氏改正亦未爲得清溪胡渭作禹貢錐指二十卷

悉取常熟黃儀之說更定余亟從之惟李夫人茱陵一條全

氏又據黃圖移在漢武帝茂陵之下今爲先具錯簡之辭然

後枚舉課文故渠又北分爲二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

可無遺憾已

水北合渭今無水官本日按故遂葬焉至此原本訛在後陵

本截謂之馬冢以上二十三字移于此餘仍舊今考故渠又

北以下乃注內敘昆明故渠所終朱氏不察耳案故渠以

下二十五字朱在後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巨陵之南下經

文東入于河上趙移後悲思不已賦詩悼傷下故渠又東逕

茂陵縣故城南上今從官本移此

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官本日按長安故城

陵故城在今咸寧縣東鄭縣故城在今華州北而華陰又在其

東渭水西來由長安霸陵鄭縣乃至華陰入河原本經文于長

南流注于渭水下趙移接上注故時人謂之馬冢下以下同官本其不同者分析注明刊誤出又東過霸陵縣北至陵之南十

霸者水上地名也

官本曰按者字近刻訛在水字下案朱

本校改御覽長安志引此文並如之本應劭語道元襲用之耳

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

名滋水為霸水以顯霸功水出藍田縣藍田谷

孫校曰長安志云十道志

霸水源出終南山金谷

所謂多王者也西北有銅谷水

官本曰按谷近刻訛作公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公當作谷寰宇記校

次東有輞谷水

官本曰按輞近刻訛作輕案朱訛趙改朱脫

水字趙增刊誤曰箋曰輕谷下脫一水字按名勝志引此文作輞谷水方輿紀要云藍田縣有輞谷水在縣南八里商嶺水自藍橋伏流至此有千聖洞細水洞錫水洞諸水會焉如車輞環湊自南而北圓轉二十里過此則豁然開朗林野相望亦謂之輞川王維云輞水淪漣是也輕字誤

又西流入渥水

官本曰按渥近刻訛作渥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長安志云劉谷水一名泥水方輿

紀要云晉永和十年桓溫伐秦破青泥是也下清渥軍清渥城並當作渥趙釋曰長安志劉谷水一名泥水引水經注曰

水出藍田之東谷俗謂之劉谷西北與石門水合又石門谷水東有銅谷水合輕谷水西注泥水今本無之一清按輕谷

水是輞谷水之訛 渥水又西逕曉關北歷曉柳城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柳曉城案朱

趙東西有二城魏置青渥軍于城內 官本曰按青近刻訛作清下同案朱趙作清

世亦謂之青渥城也秦二世三年漢祖入自武關攻秦趙高

遣將距 趙作拒 于曉關者也土地記曰藍田縣南有曉關地名

曉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縣西北 渥水又西北

流入霸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京兆南陵縣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而是注渥水源流正與班固所稱沂

水合沂渥音同觀宋敏求引注佚文可見師古音沂 霸水又

為先歷反蓋誤耳而道元引漢志則以渥水當之 案朱

北歷藍田川逕藍田縣東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也 案朱

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年 官本曰按近刻脫成字 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惠下落成字竹書紀年校

增刊誤曰惠下落成字竹書紀年校

增刊誤曰惠下落成字竹書紀年校

增刊誤曰惠下落成字竹書紀年校

增 秦子向命為藍君蓋子向之故邑也川有漢臨江王榮冢

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于江陵北門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

不反矣榮至中尉鄧都急切責王王年少恐而自殺葬于是

川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矜之霸水又左合澹水歷白

鹿原東孫校曰元和志藍田縣白鹿原在縣東南六里晉桓溫伐苻堅督護鄧巡等奮擊於白鹿原即此也今在

藍田縣西二里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是也

官本日按是字近刻訛在也字下案朱訛趙乙刊誤曰也是二字當互易趙釋曰一清按史記秦始皇紀重敘秦世系

云昭襄享國五十六年葬芷陽索隱曰十九年而立葬芷陵也芷與茝同此是昭襄王之陵而其孫莊襄王亦葬芷陽即

所謂子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

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霸陵岸迴

首望長安漢文帝嘗欲從霸陵上西馳下峻坂官本日按近刻脫陵上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霸下袁盎攬轡于此處上曰將軍

怯也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聖

人不乘危今馳不測如馬驚車敗柰高廟何上乃止霸水又

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源案

其水西北流謂之荆溪官本日按此下近刻衍溪水二字

刊誤曰谿水上落荆字又西北左合狗柳川水孫校曰今志狗柳川水

十里水有二源西川上承魄山之斫槃谷孫校曰魄山疑即黃

兵繞曉關踰黃山元和志藍田縣黃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次東有苦谷二水合而東北

流逕風涼原西關中圖曰麗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風涼原

在魄山之陰雍州之福地即是原也官本日按近刻脫也字

原下落也字孫校曰太平寰宇記萬年縣硯石福地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川有阜曰風涼原亦雍州之福地即此水

有二源西川水出硯山山之研槃谷是也其水傍溪北注原上有漢武帝祠其水

右合東川水出南山之石門谷次東有孟谷官本日按近刻脫次東有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孟谷上次東有大谷朱有作又趙改刊誤曰又當作

有長安次東有雀谷次東有土門谷官本日按近刻脫次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東上落次字五水北出谷西北歷風涼原東官本日按近刻脫出字案朱無出字趙

谷西改合而刊誤曰谷又北與西川會原為二水之會亂流

北逕宣帝許后陵東官本日按此下近刻衍而字案朱趙有北去杜陵十里斯

川于是有狗枷之名川東亦曰白鹿原也上有狗枷堡三秦

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

下趙大改天刊誤曰大長安志作天趙釋曰一清按北齊書昭帝紀云時有天狗下亦其類也山海經有獸亦名天狗焉西山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

樞樞可以禦凶吳任臣廣註引事物紺珠云天狗如狸白首

音如貓食蛇有賊則狗吠之官本日按此下近刻一堡無患故川衍故字案朱趙有

得厥目焉川水又北逕杜陵東元帝初元元年葬宣帝杜陵

北去長安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年縣

之漢宣帝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

官本日按此下近刻王莽之饒安也其水又北注荆溪荆溪

水又北逕霸縣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入案朱趙作入朱箋曰孫云疑作霸水趙縣改水又有

溫泉入焉水發自原下趙原改亭刊誤曰原當作亭即下霸陵縣之故亭入荆溪水

亂流注于霸俗謂之澆水非也史記音義文帝出安門注云

在霸陵縣有故亭即郡國志所謂長門亭也史記云趙作霸

澆長水也雖不在祠典以近咸陽秦漢都涇渭長水盡得比

大川之禮趙釋曰一清按史記封禪書云霸產長水澧澆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今注云云

是抄變其詞昔文帝居霸陵北臨廁指新豐路示慎夫人曰而失其義也

此走邯鄲道也因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悽愴悲懷

顧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為櫛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

櫛又何戚焉文帝曰善拜廷尉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

原夾二水也官本曰按又東過霸陵縣北至此原本訛在後

原東東南注于渭之後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又朱箋曰此

後皆敘霸水事舊本錯誤以廚門續此今移正案朱此下接

霸水又北會兩霸水又北會兩川又北故渠右出焉官本日

川與官趙本同霸水又北會兩川又北故渠右出焉官本日

近刻訛作源左案朱同趙改霸水又北逕王莽九廟南王

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撤西苑建章諸宮館十餘所

取材瓦以起九廟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成九廟廟殿皆

重屋孫校曰廟殿以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

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禰高

增下功費數百巨萬卒死者萬數霸水又北逕枳道在長安

縣東十三里王莽九廟在其南漢世有白蛾羣飛官本日按

作鶯案朱趙作鶯趙釋曰何氏曰亭林云當自東都門過

作白蛾一清按事見漢書元帝紀建昭元年也枳道官本日

有于字案朱趙有呂后被除于霸上還見倉狗戟趙

擗有于字案朱趙有呂后被除于霸上還見倉狗戟趙

東起卒數千以水汎沃救不滅晨熾夕盡王莽惡之下書曰

甲午火橋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

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官本日按近刻脫

十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神明下落聖祖黃虞遺統受命

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二十十字漢書王莽傳校補

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其名霸橋官本

日按近刻脫橋字案朱脫趙增為長存橋霸水又朱作之

刊誤曰霸下落橋字王莽傳校補為長存橋霸水又箋曰宋

本作又趙改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東逕霸城北又東逕子楚

陵北皇甫謐曰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官本日按芷陽近

朱訛趙改刊誤曰京兆東南霸陵山劉向日莊王大其名立

墳者也戰國策曰莊王字異人更名子楚故世人猶以子楚

名陵趙釋曰一清按史記始皇之父為莊襄王索隱以為葬

里秦襄王葬于其坂謂之霸上有城即秦繆公所築漢為縣

在東北二十三里霸水東霸陵故城是也東南至漢文帝陵

十又東逕新豐縣右會故渠渠上承霸水官本日按近刻脫

無東北逕霸城縣故城南官本日按霸城縣近刻脫城字

晉書地理志京兆郡有霸城縣蓋曹漢文帝之霸陵縣也

氏所改魏書地形志霸城縣晉改漢文帝之霸陵縣也

日案陵下近刻衍漢字案朱王莽史之曰水章魏明帝景

初元年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文帝黃初元年案朱趙同趙

帝紀注中然後漢書方術傳注引此正同豈唐初所傳之本

已訛繆不可讀耶書不經劉向揚雄之手其孰為是正哉

徒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見薊子訓與父老

共摩銅人曰正見鑄此時計爾日已近五百年矣官本日案

作其已訛作似案朱同趙改爾改以刊誤日故渠又東北

其黃省曾本作爾似當作以古以已字通用故渠又東北

逕劉更始冢西更始二年為赤眉所殺故侍中劉恭夜往取

朱箋曰一作而埋之光武使司徒鄧禹收葬于霸陵縣更始

收趙改收而埋之光武使司徒鄧禹收葬于霸陵縣更始

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持節安集河東聞更始死歸世

祖累遷司隸校尉行縣經更始墓官本日案經近刻作遂下

忘君行之高者帝乃釋官本日案此下近刻又東北逕新豐

縣右合漕渠官本日案右近刻訛作又漢大司農鄭當

時所開也以渭難漕命齊水工徐伯朱趙有發卒穿渠引渭

其渠自昆明池官本日案其渠近刻訛作今源案朱作南

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為便今無水官本日案近

刊誤日今字衍文案朱無趙刪今字霸水又北逕秦虎圈東列士傳日秦昭

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

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濺虎趙刊誤日箋日濺舊本作

血濺大王是其義也藺相如傳日請得以頸虎不敢動即是處也霸水又北入于

渭水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渠魏尚書左僕射衛臻征蜀所

開也號成國渠引以澆田官本日案田上近刻衍故字案

成國渠北至上林人蒙龍渠益西京已有是渠衛公振更修治之其瀆上承汧水于陳倉東

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北渠左有安定梁巖趙作冢碑碣尚

存又東逕漢武帝茂陵南官本日案近刻脫又東二字案

又故槐里之茂鄉也應劭日帝自為陵官本日案帝上近刻

在長安西北八十餘里漢武帝故事日帝崩後見形謂陵令

辭平日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

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旁果有方石可

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日神道茫昧

不宜為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日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邱

陵之西而北一里官本日案霸水又北會兩川至此句西字

朱作陵之南趙增西字而朱趙作如趙刊誤出陵之南三字

日南上落西字又出如北一里至賦詩悼傷九字日如北上
接後三十二葉十六行陵之南賦詩悼傷下接後三十二葉
十六行故渠又北分爲二渠黃圖云英陵在茂陵北一里寰
宇記雍州興平縣下云茂陵在縣東北十九里李夫人陵在
縣北十六里是也又出如北一里四 卽李夫人冢冢形三成
字日箋日如當作而案如字不誤
世謂之英陵 官本日案英原本及近刻竝訛作英三輔黃圖
朱趙英作英趙刊誤日箋日一 夫人兄延年知音尤善歌舞
作萊陵案萊字不誤黃圖校

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常趙作嘗侍上起舞歌

日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

知傾城復傾國官本日案復近刻訛作與案朱同趙改佳人難再得上日世豈

有此人乎平陽主日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妖麗善歌舞得幸

早卒上憫念之以后禮葬官本日案后近刻訛作厚案朱訛趙改刊誤日厚全氏校改后

悲思不已賦詩悼傷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朱同官本故渠二字

下譚元春評本注日箋注謂此故渠篇內不見張本疑有脫
誤然觀前渭水又逕長安城北注中歷舉故渠疑此至分卑
尊之名者也當續前注馬冢之後趙賦詩悼傷下有故渠又
北分爲二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二
十五字刊誤出故渠又北至今無水八字日故渠又北上接
前二十三葉十八行賦詩悼傷今無水下接前二十三葉十
八行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又出故渠又東逕茂陵縣
故城南至分卑尊之名者也十九字日故渠上接後三十二
葉十八行今無水分卑尊之名者也下接後二十六葉四行
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又出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
城南十一字日箋日此故渠篇內不見張本疑有脫誤案注
云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又逕漢武帝茂陵南又北分爲二
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下接是注故
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至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今
無水成國故渠西京時已有之而衛臻更修復之世本彼具
霸陵縣下此隸華陰縣中前後倒置不相貫串又渠字或訛
作源一望迷離遂以爲不見張本疑其有脫誤耳今爲更正
始可追尋恨不起中尉于九原而告之案故渠下二十五字
今從官本移前故 武帝建元二年置地理志日宣帝縣馬王
時人謂之馬冢下 莽之宣成也故渠又東逕龍泉北今人謂之溫泉非也渠北

故坂北即龍淵廟官本日案北近刻訛作此案如瀆曰三

輔黃圖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廟處官本日案近刻訛

同箋曰宋本處上有廟蓋宮之遺也故渠又東逕姜原北渠

北有漢昭帝陵官本日案陵上近刻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又

東逕平陵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廣利也故渠

之南有竇氏泉北有徘徊廟又東逕漢大將軍魏其侯竇嬰

冢南又東逕成帝延陵南官本日案近刻脫東逕二字案

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故渠又東逕渭陵南官

日案近刻脫南字案朱脫元帝永光四年官本日案永光

趙增刊誤曰渭陵下落南字案朱脫近刻訛作永元

日永元當作永光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為初陵詔不立縣

邑又東逕哀帝義陵南又東逕惠帝安陵南官本日案近刻

脫趙增刊誤曰陵北有安陵縣故城官本日案此下近刻地

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側有杜郵亭又東逕渭城

北地理志曰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于蘭池今不知

所在官本日案此下近刻有也字案朱趙有趙釋曰雍錄

日咸陽縣東二十五里蘭池陂即始皇遇盜之地漢于

其北立池陽縣一清案漢志左馮翊池陽縣應劭曰在池水

之陽劉昭郡國志補注引三秦記曰始皇引渭水為長池東

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為鯨魚長又東逕長陵南亦曰

二百丈孫校曰蘭池史記注作蘭池長山也官本日案陵之西而北一里而字起至此原本及近

刻竝訛在後不得為湖縣西下今考文義亦敘成國

故渠所逕上下地望連比具有首尾後無所謂故渠者也

案朱訛趙改又朱趙此下有二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廣

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

文二十五字官本移後說見下通曰山陵矣風俗通曰陵者天生自然者也今王公墳壠稱

陵春秋左傳曰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春秋說題辭曰趙作邱

者墓也豕者種也種墓也羅倚于山分卑尊之名者也官本

亦曰長山也下原本及近刻竝接以三秦記曰長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方接以秦名云云今

訂正移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朱故渠云云接後渠起谷口尾入櫟陽是

也今無水下趙移改刊誤出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

至東南流注于渭水二十字曰故渠上接前二十四葉十九

行分卑尊之名者也東南流注于渭水下冢北有亞朱作弱

接前二十葉十七行右逕新豐縣故城北夫當作亞朱作弱

夫趙改亞夫冢故渠東南謂之周氏曲又東南逕漢景帝陽

陵南官本日案近刻脫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渭水又東逕

霸城縣北官本日案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與高陵分水水

南有定陶恭王廟傅太后陵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

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徵為太子太子即帝位立

恭王寢廟于京師比宣帝父悼皇故事元壽元年傅后崩合

葬渭陵潘岳關中記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其陵也諸侯

皆如之恭王廟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即傅太后陵不與元帝

同塋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

元帝齊者謂同十二丈也王莽奏毀傅太后冢冢崩壓殺數

百人開棺臭聞數里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月案公卿在位

皆阿莽旨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

具助將作掘傅后冢二旬皆平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今其處

積土猶高世謂之增塹又亦謂之增阜俗亦謂之成帝初陵

處所未詳也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冢次有碑左則涇

水注之孫校曰涇水僅見於此渭水又東逕鄠縣西蓋隴西郡之鄠徙

也渭水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丈渠合水出雲陽縣石

門山謂之清水孫校曰一日黃嶺水見卷十六澹水下東南流逕黃嶽山西又

南入祓祠縣歷原南出謂之清水口東南流絕鄭渠又東南

入高陵縣逕黃白城西本曲梁宮也南絕白渠屈而東流謂

之曲梁水又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東南絕白渠瀆又東南

入萬年縣謂之五丈渠又逕藕原東東南流注于渭官本日

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白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是也今無水下考其文義仍敘成國故

渠其入渭在景陵之東南渠自西而東逕漢諸陵先武帝茂陵次昭帝平陵次成帝延陵次元帝渭陵次哀帝義陵次惠

帝安陵次高帝長陵次景帝陽陵據三輔黃圖所記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延陵在扶風

去長安六十二里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上去長安四十六里安陵在長安城北三十五里

去長陵十里長陵亦去長安城三十五里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十五里注文前後錯紊數處其脈絡條貫可尋又以三

輔黃圖諸陵里數參之無不昭合案朱渭下有水字下接前經文又東過霸陵縣北云云趙改同官本以渭水二字下

屬此于下增一渭字刊誤曰于文當重一渭字渭水右逕新

豐縣故城北朱右作石接前水即符禹之水也南出符下趙湖西十五字日石字誤當作石上接後二十七葉九行渭水

二字不得為湖下接前十六葉二十行蘇林曰湖西二字衍東與魚池水會水出麗山東北官本日案近刻北訛作也

趙改並有水字刊本導源北流朱趙北作東趙刊誤日箋日

誤日也當作北後秦始皇葬于山北水過而曲行案朱訛

始皇葬于山北水過而曲東注北轉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也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池在秦皇陵東北五里周圍四里池水

西北流逕始皇冢北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壙于麗戎之

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

斬山鑿石下錮三泉官本日案錮近刻訛作涸案朱訛趙

改刊誤日涸當作錮史記始皇本紀穿

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錮錮鑄塞也以銅為槲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

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為四瀆百川五嶽九州具地理之勢宮

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近輒射之

以人魚膏為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

甚眾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成而周

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

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朱無發之二字趙增刊誤曰入關

安志引此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槲取銅牧人尋

文亦有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北對鴻門十里池水又西北流

水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三秦出麗山西北有溫水祭

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與重女遊而忤其旨神女

唾之生瘡官本日案近刻脫遊而忤其旨神女七字案朱

補遊而忤其旨神女七字始皇謝之神女為出溫水後人因以澆洗瘡張

衡溫泉一本賦序曰趙作余出麗山觀溫泉浴神井嘉洪澤

之普施乃為之賦云此湯也不使灼人形體矣池水又逕鴻

門西又逕新豐縣故城東故麗戎地也高祖王關中太上皇

思東歸故象舊里制茲新邑立城社樹枌榆令街庭若一分

置豐民以實茲邑故名之為新豐也漢靈帝建寧三年改為

都鄉封段熲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案漢承秦制十里一亭十

者後漢書本傳段熲初封都鄉侯更後立陰槃城其水際城

封新豐縣侯非改新豐為都鄉也案朱趙同又北

北出世謂是水為陰槃水官本日案城北近刻訛作北

絕漕渠北注于渭官本日案渠北近刻訛作渠溝案朱訛

趙改不增北字刊誤曰漕渠漢大司農鄭

當時所開槃溝 **渭水又東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坂口名也

乃渠字之誤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坂下坂名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下坂二字重文史記項籍本紀云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

東十七里舊大道北 下坂口名也今校正 右有鴻亭 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古有鴻亭 案朱同趙改寧不改古

刊誤曰鴻寧 漢書高祖將見項羽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當作鴻門亭

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采相繆 官本日案近刻脫采字

案朱 或以龍或似雲非人臣之氣 官本日案近刻作相 案朱趙作相 可誅之

趙無 官本日案此下近刻 高祖會項羽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有漢字 案朱趙有

盾撞人入食豕肩于此羽壯之郡國志曰新豐縣東有鴻門

亭者也郭緣生述征記 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無趙增曰字刊誤曰郭緣生下落日字

全氏 或云霸城南門曰鴻門也項羽將因會 朱有高祖二字 箋曰宋本無高

祖二字 危高祖羽仁而弗斷范增謀而不納項伯終護高祖趙刪

以獲免既抵霸上遂封漢王按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

里則霸上應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見高祖

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

里于理為得按緣生此記雖歷覽史漢述行涂經見可謂學

而不思矣今新豐縣故城東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通道

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

之 朱豐作城趙改又刪無之二字刊誤曰 蓋指縣治而言非箋曰城宋本作豐案無之二字衍文

謂城也 官本日案城近刻訛作地 案 自新豐故城西至霸朱訛趙改刊誤曰地當作城

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

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

東去新豐既遠何由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推此言之

知緣生此記乖矣渭水又東石川水南注焉渭水又東戲水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麗戎城東春秋晉獻公五年伐之獲麗姬于是邑麗戎男國也姬姓秦之麗邑矣

又北右總三川逕鴻門東又北逕戲亭東應劭曰戲宏農湖

縣西界也地隔諸縣不得為湖縣西官本日案渭水右逕新豐縣故城北至此原本

及近刻竝訛在南出符石下考鄠縣在今臨潼縣西北新豐故城在臨潼縣東北渭水逕鄠縣而東與新豐地相連比今

改正案朱縣西作湖西下接上而北一里即李蘇林曰趙夫人冢至賦詩悼傷趙移同官本刪湖西二字

誤出蘇林曰至俱北入渭八字曰蘇林曰上接後二十三葉十一行不得為湖俱北入渭下接後二十四葉十九行渭水

又東逕下邳戲邑名在新豐東南四十里官本日案四近刻訛作三案朱趙

縣故城南作三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云在鄭東南案非也郡國志新豐

東有鴻門亭及戲亭劉昭補註引蘇林曰縣東南四十里此段注原在霸水新豐之下朱氏既誤割入鄭孟康曰乃水名

縣不得不假宋板改去新豐字以實其說也

也今戲亭是也孫校曰史記索隱曰今昔周幽王悅褒姒

不笑王乃擊鼓舉烽以徵諸侯諸侯至官本日案近刻脫諸侯二字案朱趙無

無寇褒姒乃笑王甚悅之及犬戎至王又舉烽以徵諸侯諸

侯不至遂敗幽王于戲水之上身死于麗山之北故國語曰

幽滅者也漢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為初陵以為非吉于霸

曲亭南更營之官本日案近刻脫吉字于字案朱鴻嘉元脫趙增刊誤曰非下落吉于二字

年于新豐戲鄉為昌陵縣以奉初陵永始元年詔以昌陵卑

下客土疏惡不可為萬歲居其罷陵作令吏民反故徙將作

大匠解萬年燉煌官本日案萬近刻訛作延案朱趙關中作延趙釋曰一清案漢書作解萬年

記曰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取土東山與粟同價所費巨萬

積年無成即此處也戲水又北分為二水竝注渭水渭水又

積年無成即此處也戲水又北分為二水竝注渭水渭水又

東冷水入焉水南出肺浮山

趙釋曰一清案長安志曰水經曰浮肺山一作肺浮是舊本原

作浮肺今本乃後人據他書更易耳

蓋麗山連麓而異名也北會三川統歸一

壑

官本日案一近刻訛作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當作一歷陰槃新豐兩原之間北

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酉水南出倒虎山

官本日案酉近刻訛作首又脫出字案

朱脫趙增酉並作首刊誤曰南下落出字

西

朱作南箋曰一作西趙改西總五水單流逕秦步

高宮東

官本日案流下近刻衍注字案朱趙有

世名市邱城

官本日案市邱近刻訛作立市案

朱訛趙改歷新豐原東而北逕步壽宮西又北入渭渭水又東得

西陽水又東得東陽水竝南出廣鄉原北垂俱北入渭

官本日案

蘇林曰戲邑名至此原本及近刻竝訛在後鄭縣令裴畢字君先立下今考文義乃敘戲水所逕首尾連貫不得雜于東

西石橋水之間案朱此下接渭水又東與石橋水會云云趙移同官本

渭水又東逕下邳縣故

城南

朱渭水云云接分卑尊之名者也下趙移同官本刊誤出渭水又東逕下邳縣故城南至今無水十五字日渭

水又東逕下邳縣故城南上接前十七葉十九行俱北入渭今無水之次行接前十五葉四行又東過鄭縣北經文霸陵

縣一條注盡此秦伐邾置邾戎于此有上邾故加下也渭水又東與

竹水合水

朱趙無水字

南出竹山北逕媚加谷

官本日案媚近刻作郿案朱同趙

改刊誤曰郿名勝志校改媚寰宇記云竹水出媚谷是也孫校曰長安志萬年縣竹谷在縣南六十里

歷廣鄉

原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大始

二年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

官本日案首近刻訛

作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口起漢書溝洫志作首起

出于鄭渠南名曰白渠民歌之

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官本日案起近刻訛作在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在後漢書溝洫志作起後

即水所始也

官本日案始近刻訛作治案朱訛趙改刊誤

日治黃省

東逕宜春城南又東南逕池陽城北枝瀆出焉東

南歷藕原下

官本日案歷近刻作逕案朱趙作逕

又東逕鄠縣故城北

近刻脫又東二字案朱趙無東南入渭今無水白渠又東枝渠出焉東南

逕高陵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太

康地記謂之曰高陸也車頻秦書曰符堅朱符作符趙改刊

符建元十四年官本日案近刻作十二年案朱趙作二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

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

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客龜大卜佐高魯夢客龜言官本日

脫魯字案朱趙無我將歸江南不遇死于秦魯于夢中自解曰官本日

魯近刻訛作曾案朱作曾箋曰宋本作高趙改高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

徵也為謝玄破于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又

東逕櫟陽城北史記秦獻公二年城櫟陽自雍徙居之十八

年雨金于是處也項羽以封司馬欣為塞王按漢書高帝克

關中始都之官本日案近刻脫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高帝下落克字全氏校增王莽之師

亭也官本日案亭近刻訛作高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師亭後漢建武二年封

驃騎大將軍景丹為侯國丹讓世祖曰富貴不還故鄉如衣

錦夜行故以封卿白渠又東逕秦孝公陵北又東南逕居陵

城北蓮芍趙作城南又東注金氏陂又東南注于渭故漢書

溝洫志曰白渠首起谷口官本日案近刻脫尾入櫟陽是也

今無水官本日案渭水又東逕下邳縣故城南至此原本及

今渭南縣東北直新豐之東鄭縣之西不得雜入成國渠中

今改正案朱此下接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云云

趙移同官本

又東過鄭縣北朱又東云云接前故時人謂之馬冢下趙移同

十三字曰又東過鄭縣北經文之右行接後二十六葉四行今

無水裴畢字君先立下接後十七葉十九行渭水又東石橋水

渭水又東逕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案曰契居蕃

關駟曰蕃在鄭西然則今巒城是矣俗名之水曰赤水

非也特健入秦據此城以抗杜洪朱抗作亢趙改刊誤曰亢當作抗小赤水

即山海經之灌水也孫校曰即招水水出石脆之山北逕蕭

加谷于孤柏原西官本日案柏近刻訛作相案朱訛東北

流與禺水合官本日案禺近刻訛作愚案朱水出英山朱

水字趙增刊誤北流與招水朱箋曰相得官本日案此下近

日出上落水字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官本日案

衍趙刪刊誤日水字衍文過鄭縣北至此原本訛在前又逕藕原東東南流注于渭後

朱謀埠本訛在謂之馬冢後辯詳又東過霸陵縣北下案

趙刊誤曰箋云此後皆敘鄭縣事舊本錯簡今改正案朱氏

之改正鄭縣注是矣然割截未清致有下句之繆又案朱此

下有又逕觀愚之山北流入于渭十一字趙刪刊誤出此十

一字日箋曰孫云觀愚字誤山海經作符禺之山符禺之水

出焉北流注于渭案朱氏惟據上有禺水遂誤以十一字移

此不知其文與上下絕不相蒙也後二十葉十六行十七行

注云渭水又東合沙渠水水即符禺之水也南出符以下缺

文當取此處禺之山北流入于渭八字補入乃成文而華陰

縣注亦終矣此渭水又東西石橋水南出馬嶺山趙刊誤曰

十一字當衍去二皆出馬嶺山道元兩敘其源流一流逕鄭城西為西石橋

水一流逕鄭城東為東石橋水郭緣生云鄭城東西十四里

各有石梁者是也方輿紀要云劉裕伐秦王鎮惡自河入渭

秦將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霸上還屯

石橋以為之援此西石橋也唐中和初昭義帥高潯合河中

兵討黃巢尋敗于石橋潯奔河中華州復為巢所陷此東石

橋也積石據其東麗山距其西源泉上通懸流數十朱有文字

舊跡猶存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也而北流注于渭

年縣之鄭朱無鄭字箋曰宋本作鄭桓公趙增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辭瓚注

言周自穆王已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號

儉又滅趙儉作檜刊誤曰箋曰國語作鄩案鄩古作儉世本所謂四曰末言是為儉人後乃除人加邑毛詩國風

又作檜遷居其地國于鄭父之邱是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

余按遷史記趙無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

庶弟友于鄭又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為周司徒以王室將亂

謀于史伯而寄帑與賄于號儉之間幽王賈于戲官本日案賈近刻作

卒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宮吳鄭桓公死之平

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號儉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乃遷封于彼官本日案乃近刻訛

刊誤曰及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謂朱趙作使朱箋公孫獲

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與許爭乎是指新鄭為言矣官本

是下近刻衍其然班固應劭鄭元皇甫謐裴頠王隱闕駟及

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為友之始封官本日案此下近刻賢于

辭瓚之單說也無宜違正經而從逸錄矣赤眉樊崇于郭北

設壇官本日案郭近刻訛祀城陽景王而尊右校卒史劉俠

卿牧牛兒盆子為帝年十五被髮徒跣為具絳單衣半頭赤

積直綦履顧見眾人拜恐畏欲啼號年建世後月餘乘白蓋

小車與崇及尚書一人相隨向鄭北渡渭水即此處也城南

山北有五部神廟東南向華岳廟前有碑後漢光和四年鄭

縣令河東裴畢字君先立官本日案渭水又東西石橋水至

之山北流入于渭下考西石橋水東去鄭城十里西則灌水

而符禺之水遠在華陰之東今改正案朱此下接前蘇林

日戲邑名云云趙移同官本釋曰一清案五部神廟碑洪氏
適隸釋作殺阮君神祠碑其辭曰天地定位山禰七嶽瀆諸
侯闕事其細闕祭法曰山林川谷有益於民禰二在祀典夫
中條之山者蓋華嶽之體也石隄樹谷南通商雒以屬熊耳
百川鍾集充崖滿谷時有盛雨彭瀆涌溢乘高趨下揚波跳
沫於是殺阮以為之夤承寫其流北注諸渭蠲滌滄暴使不
為害前世通利吏民興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為立祠
以報其功自亡新已來其祀廢阮稍堙塞隄防沮潰漂沒
田疇滯敗亭市神怒民怨縣遂以衰賤仕宦失官踣弊不震
迄光和四年作詔之歲令河東聞熹闕君諱闕字君闕為政
以德五教時序肅恭明神敬奉禮祀勤卹民隱而除其害愍
一縣之陵遲懼闕至之無備追惟伯禹遏治之利乃復浚治
殺阮通利其水紹修舊祀宏祐其祠使民報祈視於社稷其
有徵拜州郡辟召皆當來辭大小有差殺阮君尚饗後之人
是遵是奉神必據焉光和四年六月辛未造右殺阮君神祠
之碑銘篆額在鄭縣靈帝光和四年六月辛未造右殺阮君
無縣令姓名据水經得之殺有二陵古稱地險蓋川阜高深
雨盛水集有阮以儲之則可以疏泄溉注而無溢溢之患自
魏晉以來謂之五部神廟歐陽公嘗託部使者模此碑命工
以麩填其刻而鐫剔之始可讀云廟有石隄西成樹谷五樓
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之像莫可曉今碑云石隄樹谷南
通商雒當是有石為隄有木為谷後人因以名其神碑云前

世通利吏民興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為立祠考其文
意蓋謂前世阮不堙塞水泉通利地產人物有至御史將軍
牧伯之貴者後人不考亦以名其神爾光和之四年龍集辛
酉此碑以作噩為作詔者出西漢天文志碑以彭為澎彭即
阮字祐即拓字金石錄跋尾曰裴君水經以為名畢而集古
錄云名曉今詳其點畫頗近畢字疑集古錄誤又歐陽棐集
古錄目及宋不知作者天下碑錄俱作裴
曄字君光光字亦誤當以酈注先字為正
渭水又東與東石
橋水會
官本日案近刻脫東字案朱無東與二字趙又下
增與字又案朱渭水云云上接並南出廣鄉原北垂
俱北入渭趙移同官本刊誤出渭水又東石橋水會至南出
符十二字曰渭水上接前十六葉二十行裴畢字君先立南
出符之次行接後三十二葉十八行東入于河經文箋曰宋
本作又東與案朱氏亦因本文會字以意度之應有與字故
云爾非必真據宋板也其實與字當增
在東字之上此東石橋水也說見前
故沈水也水南出馬
嶺山北流逕武平城東按地理志左馮翊有武城趙作縣王
成

莽之桓城也石橋水又逕鄭城東水有故石梁述征記曰鄭
城東西十四里官本日案近刻脫西字案朱各有石梁者

也又北逕沈陽城北

官本日案近刻脫陽字

注于渭

官本日案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趙無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沈陽縣王莽更之曰制昌也

蓋藉水以取稱矣渭水又東敷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敷谷

北逕告平城東者舊所傳言武王伐紂告太平于此故城得

厥名非所詳也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地理志曰華陰縣有

集靈宮武帝起故張昶華嶽碑稱漢武慕其靈築宮在其後

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糧餘水注之

官本日案近刻脫糧字案朱趙無朱箋

日餘上疑脫良字

水南出糧餘山之陰

官本日案糧近刻訛作良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寰宇記

引此文是糧餘山

北流入于渭俗謂之宣水也渭水又東合黃酸之

水世名之爲干渠水

官本日案干近刻訛作于案朱趙作于

水南出升山北流

注于渭渭水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側枕渭濱半破淪水南面

通衢昔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于

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鑄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所

沈璧也卽江神返璧處也渭水之陽卽懷德縣界也城在渭

水之北沙

朱作池箋曰朱本作沙趙改沙

苑之南卽懷德縣故城也世謂之

高陽城非矣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南山下有荆渠卽

夏后鑄九鼎處也王莽更縣曰德驩渭水又東逕長城北長

澗水注之水南出太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水史

記秦孝公元年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

又東過華陰縣北

洛水入焉

趙洛上增渭水東南四字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洛水東南沮水入焉全氏云此誤也當作渭水

東南洛水入焉

闕駟以爲漆沮之水也

官本日案近刻作焉案朱趙作焉曹瞞傳曰

操與馬超隔渭水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

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操乃多

作縑囊以堙水夜汲作城比明城立官本日案近刻脫比明城三字案朱趙無

于是水之次也渭水逕趙增華陰二字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

惠文王五年改曰寧秦漢高帝八年更名華陰王莽之華壇

也官本日案壇近刻訛作疆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華壇縣有華山山海經曰

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遠而望之又若華狀西南有小華

山也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以節柏之心爲博

箭趙刊誤曰箋曰節一作松案節柏字不誤長八尺棊長八

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是朱嘗作常趙改刊神仙

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

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山

官本日案近刻脫山字案朱見父與數人博于石上勒度

脫趙增刊誤曰登華下落山字世令還山層雲秀官本日案近刻誤重一山字案朱重趙

故能懷靈抱異耳山上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

津泛灑挂溜騰虛直瀉山下有漢文帝廟官本日案近刻訛

案朱同箋曰三宋本作二趙改二釋曰一清案詳下文只

是漢文帝廟耳魏字羨文也太平寰宇記華陰縣有南北二

廟北廟有古碑九所其一是漢鎮遠將軍段熲更修之碑黃

門侍郎張昶書魏文帝與鍾繇各于碑陰刻二十字此碑垂

名海內南廟是華北君祠今有北君靈臺上仙下仙四神童

院此卽所謂二廟也但以南廟爲華北君祠而北廟又不云

是漢文帝祠不可臆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

遠將軍段熲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

書之趙有文帝官本日案近刻訛作元帝案朱訛趙改刊

魏字誤曰元帝誤當作文帝寰宇記華州華陰縣

下云北廟有古碑九所其一為漢鎮遠將軍段熲更修之碑黃門侍郎張昶書魏文帝與鍾繇各于碑陰刻二十字此碑垂名海內隸釋亦作元帝恐鍾公不逮事常道鄉公也此在南宋初年刻本已訛何焯校改帝作常元常鍾繇字不且與下侍中司隸校尉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存垂名海內官本日案垂近尉之文有礙耶刻訛作重案朱作二書存垂名于海內箋曰存宋本作有趙改有名下增垂字刊誤曰刊其下落碑陰二字重名下落垂又刊侍中司隸校尉鍾繇宏農太守母丘儉姓名廣六行

鬱然脩平

官本日案脩近刻訛作循案朱趙作循

是太康八年宏農太守河東

衛叔始為華陰令河東裴仲恂役其逸力脩立壇廟夾道樹

柏迄于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百石所造碑

趙釋曰一清案隸釋華山旬四

碑一西嶽華山碑威宗延熹八年一西嶽華山亭碑靈帝光和二年一宏農太守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光和二一樊毅修華嶽碑光和二俱云水經有今本無是四碑蓋缺矣西嶽碑洪氏云在華陰縣威宗延熹四年袁逢守宏農郡以華嶽舊碑文磨滅遂案經傳載原本勒斯石以垂後會遷京兆乃勅都水掾杜遷市石遣書佐郎郭香察書碑成于後之

四年蓋孫珍典郡時也又曰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涖他人之書耳小歐陽以為郭香察所書非也隸辨云額題云西嶽華山廟碑六篆字為二行碑式云文二十二行行三十七字袁府君肅恭明神及京兆尹勅杜遷市石皆平闕高祖太宗孝武竝列行高出一字有紋如碁局碑云勅都水掾杜遷市石遣書佐郎郭香察書蓋一人市其石一人察其書律歷志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豈其人與金石錄跋尾曰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歐陽公集古錄云所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惟見此碑耳余案班固漢書地理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酈道元注水經亦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理志所載其語皆同然則不獨見于此碑矣而所謂存仙殿望仙門者諸書不載都氏穆金薤琳琅曰漢西嶽華山碑董氏書跋云集靈宮漢志既書之桓譚嘗賦之張昶序曰世宗經集靈之宮三輔黃圖書其制度藝文類聚亦書其名則又金石錄之所未及者華山亭碑樊毅所立隸釋所謂華嶽有樊毅之碑三者也碑云毅字仲德集古錄集古錄曰金石錄隸釋俱不著碑所在蓋亦在華山之上也復租碑及修華嶽碑集古錄目云在華州隸釋云復租碑全載光和二華嶽碑集古錄目云在華州隸釋云有漢元舅五侯之冑謝陽之孫案范書樊宏封壽張侯樊丹射陽侯樊尋元都侯樊忠更父侯樊茂平望侯樊氏侯者五國毅即丹之後也又金

石錄目有西嶽石闕銘跋尾云永和元年五月癸丑朔六日
戊午宏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勳為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丈
二尺永和漢順帝晉穆帝姚泓皆有此號穆帝時華陰不屬
晉以此碑字畫驗之恐非姚泓時蓋漢刻也是碑景伯所未
見即酈注云廟有

石闕數碑者是也 **渭水又東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
北入長城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 城自華山北達于河 官本曰
長安城 案朱趙同

刻訛作逕 案華嶽銘曰秦晉爭其祠立城建其左者也郭
朱作逕趙改經

著述征記指證魏之立長城長城在後不得在斯斯為非矣

官本曰案近刻得下衍言字脫一斯字 案朱 **渠水又北注**
脫趙增不刪言字刊誤曰於文當重一斯字

于 朱趙 **渭** 官本曰案渭水又東與石橋水會至此原本及近
作入 **渭** 刻並訛在前廣鄉原北垂俱北入渭下考石橋水
逕鄭城東而廣鄉原在今渭南縣東

南于地遠隔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 三秦記曰長城北有平
原廣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 官本曰案此二十四
在前亦曰長山也下長城訛作長安城考上文長城自華陰

達于河即今華陰縣東長城遺址是也近華山之麓故地高
而井深不得雜入成國渠中今改正 案朱趙並

在亦曰長山也下長城並作長安城尺並作丈 **渭水又東**
逕定城北 西征記曰城因原立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土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土當作立

述征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 **渭水又東泥泉**

水注之水出南山靈谷而北流注于渭水也 官本曰案而下
近刻衍泉字

案朱衍 **渭水又東合沙渠水** 官本曰案渠近刻作溝 案朱
趙刪

水即符禺之水也 官本曰案禺近刻訛 **南出符石** 官本曰案
作愚 案朱訛趙改

逕定城北至此原本及近刻即接渠水又北注于渭下 案
朱此下接逕新豐縣故城北云云趙石改右移前刊誤出南

出符三字曰南出符下缺禺之山北流注于渭入 **又逕符禺**
字朱氏誤入前十五葉十三行當移彼就此也

之山北流入于渭 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訛在長安城北
門也下朱謀埭本訛在灌水又北注于渭

下符禺訛作觀愚考其文義係敘符禺之水所終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連上文作南出符禺之山北流注于渭不增又

逕符 三字

東入于河

朱東入上接前一水北合渭今無水趙移同官本東上增又字刊誤曰東入于河之右行接前二十葉十七行南出符缺文之次東入上落又字禹貢雖指曰渭水又東合昆明故渠自此以後多錯簡黃子鴻據他書及州縣圖志悉為更定以今輿地言之渭水又東逕長安縣北又東逕咸寧縣北高陵縣南又東逕臨潼縣北又東逕渭南縣北又東逕同州南華州北又東北逕華陰縣北又東入于河是曰渭口

春秋之渭汭也

左傳閔公二年朱作三箋曰左傳年號公敗犬戎于渭隊服虔曰隊謂汭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云

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

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都官

趙釋曰全氏曰

二字疑有訛誤三輔黃圖有船庫官後改為縣王莽之船利者也

趙補豐水

宋敏求長安志長安縣下引水經注曰豐水出豐溪西北流

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焉又北昆明池水

注之又北逕靈臺西又北至石塢注于渭萬年縣下云福水

即交水也水經注曰水承樊川御宿諸水出縣南山石壁谷

南三十里與真谷水合亦名子午谷水長安縣下引水經注

曰交水又西南流與豐水支津合其北又有漢故渠出焉又

西至石塢分為二水一水西流注豐水一水自石塢北逕細

柳諸原北流入昆明池又石闔堰下引水經注云交水西至

石塢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所造一清按漢書地理志

右扶風鄠縣豐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宋氏所引水經

注今本失之而豐水源流較班志尤詳也禹貢雖指曰先儒

皆云豐涇大川故曰會漆沮小水故曰過嘗考渭南本周之

舊都西漢因之其後隋唐復建都于此歷代相承鑿引諸川以資汲取便轉輸溉民田灌苑囿津渠交絡離合不常凡地志水經所言類非禹迹之舊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南諸川唯豐爲大白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內豐水注第中而其流漸微逮唐貞觀中堰豐鎬入昆明池二水于是斷流又于京城西北引豐水爲漕渠合鎬水北流由禁苑入渭而豐水之流愈微矣竊疑豐西之澇豐東之鎬潏霸滻禹時悉合豐以入渭故豐得成其大且詩言東注而漢志言北過上林苑入渭則是北流而非東注矣按豐水入昆明池不始于唐東樵云云由未見水經注逸文故也

趙涇水補

禹貢錐指曰周禮雍州其川涇汭水經無涇水之目渭水篇中于入渭處僅附見一語而寰宇記原州平高縣筭頭山一名崆峒山下引水經注云蓋大隴山之異名莊子謂黃帝學道于廣成子蓋在此山百泉縣涇水下引水經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注云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于渭入關謂之八水彈箏峽下引水經注云涇水逕都廬山山路之內常有如彈箏之聲行者聞之鼓舞而去又云弦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因名涇州靈臺縣蒲川水下引水經注云蒲川水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又東北合且氏川水邠州宜祿縣芹川下引水經注云出羅川縣千子山山一名千子嶺東流逕宜祿縣北寧州眞寧縣大陵

水下引水經注云大陵小陵水出巡河南殊川西南逕靈陽城故幽詩曰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乾州永壽縣高泉下引水經注云甘泉山卽高泉山也耀州雲陽縣涇水下引水經注云涇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五龍谷泉下引水經注云五龍水出雲陽宮西南雍州醴泉縣谷口城下引水經注云九嶷山東仲山西謂之谷口本文是九嶷山東連仲山西當涇水處故謂之谷口卽寒門也此皆言涇水而今本無之是水經元有涇水篇宋初尙存後乃亡之耳一清按寰宇記渭州潘源縣下引水經注云良源縣有銅城山水出歷白石城隴州吳山縣下引水經注云南由縣有白環水出白環谷二條皆涇水注文而東樵失引之又漢書地理志安定郡烏氏縣都盧山在西師古曰氏音支九域志曰都盧峽卽彈箏峽又文選北征賦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李善注云赤須坂在北地郡水經注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寰宇記曰眞寧縣羅川水出羅山靈州古公劉邑春秋爲義渠戎國有義渠城卽漢書地理志北地郡義渠道也又初學記引水經注曰梁谷水西南注于涇又曰涇水逕望夷宮北臨涇水以望北夷秦二世將祠涇沈四白馬于涇齋于此宮內又曰涇水逕長平觀北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上登長平觀詔單于無謁卽是觀也又長安志醴泉縣下引水經注曰涇水導源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秦始皇巡地西出笄頭山卽是山也蓋大隴之異名又名勝志邠州涇化縣下引水經

注云五龍水泉流逕長箱坂下方輿紀要云車箱坂水經謂之長箱坂諸所引文又在寰宇記之外雖指又曰元和志云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北流注于涇寰宇記云注水經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漆縣北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逕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流注涇水此條亦是涇水篇逸文故不見于漆水注中也又漢志鹵縣濯水出西此則未知所在矣

趙補芮水

太平寰宇記隴州汧源縣下引水經注云芮水出小隴山其川名汧邠州宜祿縣芮水下引水經注云芮水又東逕宜祿川俗謂之宜祿川水通典引水經云汧水逕宜祿川俗曰宜祿水方輿紀要云芮水出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弦蒲藪東北流入平涼府華亭縣南又東逕崇信縣北至涇州城北又東南過長武縣北而東流合于涇水禹貢錐指曰涇屬渭汧傳曰水北曰汧春秋傳註曰水之隈曲曰汧說文汧水相入也按二義適相成而不相悖蓋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隈曲詩大雅芮鞠之卽芮卽職方涇汧之汧水名也漢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隄雍州川也師古曰隄讀與鞠同余因悟水北曰汧之義蓋涇水東南流至邠州長武縣東芮水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逕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故豳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及其後人眾而地不能容則又營其外曲以居故曰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鄭箋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外即南內即北也一清按
涇汭各源汭流稍短不若涇耳職方以二水為雍州川水經
宜列于篇目故採擷羣書以補逸文

武進謝
鍾英補涇水

水經注逸涇水篇胡氏渭補之皆著 本朝州縣是今涇水

非水經注涇水也涇水逸文胡氏渭趙氏一清收集者十數

條今採是者次其前後如南由縣有白環水一條考寰宇記
南由縣在隴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去

涇水甚遠決非涇水篇文梁谷水西南注
於涇一條梁谷不知當今何地缺以俟考復採誤作洛水者

以次補入不足又取地理志元和志寰宇記方輿紀要水道

提綱諸書編為涇水篇其故事之關涉水地者從略志完舊

帙非廣異聞也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涇谷

寰宇記原州百泉縣下引水經
原文按元和志涇陽故城在平

涼縣西四十里通典寰宇記以為在平
涼縣南者誤也今平涼府城西四十里

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于渭入關謂之八水寰宇
記原

州百泉縣下引地理志涇陽縣西卅頭山禹貢涇水所出補
注

涇水導源安定朝那縣竊頭山秦始皇巡北地西出竊頭山

即是山也蓋大隴之異名太平御覽六十三引水經注原文
按通典平涼縣漢朝那縣地史記

正義朝那故城在百泉縣西七十里元和志西四十里今平
涼府城北水道提綱竊頭山在平涼府瓦亭驛西北涇水出

東南一名崆峒莊子謂黃帝學道于廣成子蓋在此山寰宇
記原

州平高縣下引涇水逕都盧山山路之內常如有彈箏之聲

行者聞之鼓舞而去一名絃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

如彈箏之韻寰宇記原州百泉縣
下引水經注原文因謂之彈箏峽元和志原
州平涼縣

述彈箏峽與寰宇記所引略同而多此一句疑亦水涇水從

經注原文洪志都盧山平涼縣西南彈箏峽在縣西

彈箏峽口東流逕隴東郡北 據寰宇記補按寰宇記涇水從

州後魏置隴東郡今平涼府治涇水過

平涼北胡氏渭謂逕平涼縣南非也 **又東南流逕潘原縣**

南得銅城山水口 據寰宇記水 **潘原縣有銅城山水出歷白**

石城 寰宇記渭州潘原縣引水經注原文按寰宇記銅城山

在潘原縣西三十五里方輿紀要潘原城在平涼府東

南十里 大清輿圖平涼府東有蔚 **注於涇** 據 大清

茹水自北來注之疑即銅城山水也 **又東南逕安定故城南**

據元和志補按漢安定縣唐為保定

一里保定縣今涇州北舊涇川城自洪 **又東南逕宜祿縣北**

武三年州移今治涇水始逕涇州北

汭水自西來注之 據方輿紀要水道提綱補按方輿紀要宜

淺水原又東入涇水道提綱涇水至涇州北汭水西自華亭

崇信來北注之據紀要汭水入涇 國初猶在長武縣東不

知何時改 **汭水出小隴山其川名汭** 寰宇記隴州汭源縣引

道涇州

要小隴山在華亭縣西三十里舊 **汭水又東逕宜祿縣俗謂**

志以大隴為隴首小隴為隴坻

之宜祿川水 寰宇記邠州宜祿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方輿

圖以宜祿川與汭 **芹川水出羅川縣千子山一名千子嶺**

水分而為二非也

東流逕宜祿縣北 寰宇記邠州宜祿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

經注明言芹川水東流逕宜祿縣北則羅川縣千子山宜在

涇水之西宜祿縣西南豈羅川地跨涇水東西耶而千子山

不可 **注宜祿川** 據汪士鐸 **宜祿川過淺水原又東合涇水** 方

考矣 紀要長武縣下引水經注芻水原文 **涇水又東左合泥水** 據

按淺水原即鶉觚原長武縣北五里 **泥水出郁** 地

水南流逕尉李城東北尉李城亦曰不窰城合馬嶺水號白

馬水故泥水一名馬嶺水寰宇記慶州安化縣樂蟠縣引水經注原文按寰宇記泥字皆誤作

洛今悉為改正續通典尉李城在安化郡城東南三里安化今慶陽府治

北據寰宇記補按寰宇記樂蟠縣即漢略畔道有水出縣西北與青山水合寰宇記樂蟠縣引水經注

原南流注泥水據水道提綱補按寰宇記馬嶺山一名箭括嶺與青山相連互在樂蟠縣西一里樂蟠為

今合水縣地水道提綱合水縣西北之水皆入馬嶺河注涇

泥水又南有烏雞水出雞山西北流注於泥水寰宇記華池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寰宇記雞山即子午山舊名翟道山今合水縣

東南五十里有分水嶺東流者入洛西流者入泥水

又有油水與追語川水並東出翟道山寰宇記襄樂縣下引水經注原文西流注於泥

泥水又南合大延小延水據水道提綱補按水經注云延水逕油水南延水道提綱馬連河至寧

州有大小延川東北自襄樂鎮來會

大延小延水出油水南延溪西南流逕襄樂縣南於延城西二水合流寰宇記襄樂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襄樂縣今甯州東六十里

延水又西注泥水據水道提綱補按水經注大延川經甯州城北西會馬連河泥水

南流合羅水據水道提綱補按水經注羅水出羅山又曰羅山水據寰宇記補按寰宇記甯州真甯縣本漢陽周縣地隋為羅川縣因縣南羅水為名又曰羅山水出羅山羅川

真甯今慶陽府正甯縣也

西流合大陵水據注士鐸大陵小陵水出巡和殊川西南逕甯陽城故園詩曰夾其皇澗陵水即皇澗也寰宇記甯州真甯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方輿紀要甯陽城隋羅川縣西南巡和無考當在今正甯縣東也

羅水又西合赤須水據注士鐸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李善注引水經注原文按文選北征賦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李善注云赤須坂在本地郡水經注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今羅水經正甯縣南

羅水又西注泥水據水道提綱補按水經注泥水據水道提綱補按水經注泥水據水道提綱補按水經注

縣北有馬造溝又曰馬連河合環縣合水甯州真甯諸川真甯

來之馬造溝又曰馬連河合環縣合水甯州真甯諸川真甯

來之馬造溝又曰馬連河合環縣合水甯州真甯諸川真甯

水即羅水馬連河即泥水南流入涇水補注說見前涇水又東南

流逕宜祿縣東蒲川水自西來注之據寰宇記及水道提綱補按宜祿縣城在今邠

州長武縣東南水道提綱涇水逕長武縣東南至停口堡有黑水河西自靈台縣來會黑水河大清輿圖作蒲川河

宜祿故城疑蒲川水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又東北合

且氏川水寰宇記涇州靈台縣下引水經注原按細川且氏川無考東入涇據水道提綱補涇

水東南逕漆縣故城北據元和志補按陝西邠州本漢漆縣唐為新平縣邠州治元和志新平縣

涇水西北自宜祿縣界流入漆水自宜祿縣界來又東過扶風漆縣北寰宇

記邠州新平縣下引水經注原文寰宇記曰以水經注驗之即邠州所理也漢志漆縣注云漆水在縣西今縣西九里有

白土川水東北流經白土原東陳陽縣西又東北流注於涇水恐白土川水是漢之漆水但古今異名耳麟遊縣東南一

漆水南流與杜陽水合非漢之漆水也據寰宇記所云漆沮之漆與漢漆縣之水異源分流矣又東南逕甘

泉山東據寰宇記補按寰宇記高甘泉即高泉山也寰宇記

壽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據此知非涇化縣之甘泉涇水又東南逕雲陽縣故城東據

和志寰宇記補按寰宇記漢雲陽縣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當在今涇化縣西北方輿紀要謂在涇陽縣西北三十里非

也元和志涇水在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五龍泉水出雲陽宮西南流逕長箱坂

下寰宇記耀州雲陽縣下引水經注云五龍泉水出雲陽宮西南名勝志邠州涇化縣下引水經注云五龍泉水流逕

長箱坂下按寰宇記雲陽縣有古雲陽宮秦謂之林光宮漢謂之甘泉宮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方輿紀要甘泉

山在涇化縣東北車箱坂水經注謂之長箱坂即治谷往甘泉之道是五龍泉水出雲陽宮句西南流句逕長箱坂下入

涇也汪士鐸涇水圖繪五龍泉於涇水之西長箱坂南蓋誤以五龍泉水出雲陽宮西南為句遂令東西舛誤南北易位

豈僅見寰宇記所引而未見名勝志耶今以名勝志補寰宇記所未備而五龍泉源流曉然矣入涇水補注涇

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寰宇記耀州雲陽縣引水經注原文

涇水東南流經瓠口鄭白二渠出焉寰宇記雍州涇陽下引水經原文按史記索隱瓠口

涇水逕九峻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即寒門也

寰宇記雍州醴泉縣下引

水經注原文按寰宇記谷口故城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九峻山東中山西當涇水出處故謂之谷口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方輿紀要九峻山醴泉縣東北六十里中山涇陽縣西北七十里涇水逕長平觀北甘露三

年呼韓邪單于入朝上登長平觀詔單于毋謁即是觀也

初學

記引水經注原文如涪曰池陽南原上之坂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顏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睦城坂也元和志涇陽縣西南五里今涇陽縣南有睦村鎮疑即古睦城坂也涇水又東逕望夷宮北臨涇

水以望北夷秦二世將祠涇沈四白馬於涇齋於宮內

初學記引

水經注原文張晏曰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是也括地志云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按涇水東南流據張說望夷宮在長平觀東為今咸陽縣東北境元和志涇陽縣東南八里是也括地志謂在咸陽東南恐非涇水又東

南至陽陵故城東入渭

據地理志補按地理志涇水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括地

志陽陵故城在咸陽縣東三十里元和志云四十里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水道提綱涇水至高陵縣西南上馬

渡入渭曰涇口

水經注卷十九

水經注卷二十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漾水 丹水

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

孫校曰漢水上疑脫

西字桑君但有西漢水而無江夏入漢之漢水今誤合之又曰星衍案說文與班志是漢與沮二水也

常璩華陽國志

朱趙作記

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氏道縣漾

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

山

官本曰按近刻脫西縣二字誤曰隴西下落西縣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地理志校補

會白水逕

葭萌入漢

官本曰按白水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一泉字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泉胡渭曰當是白水

之始源曰沔按沔水出東狼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

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

俗以蟠冢為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

水從阿陽縣

官本曰按阿近刻訛作沔案朱作沔箋曰宋本作河陽趙改河釋曰一清按漢書高帝紀師

古曰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章懷後漢書注亦云然則寫阿陽為河陽其來舊矣南至

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

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雍朱趙又言漢水自武

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開城案朱趙作開合

西漢水孫校曰即通谷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又

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為漢水東

南至廣魏白水朱箋曰凡廣魏宋本俱作廣漢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相符而

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者義或在茲

矣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竝言漢有二源東出

氐道西出西縣之蟠冢山闕駟云漢或為漾漾水出崑崙西

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為漾水孫校曰其說本高誘又言隴西西縣

官本曰按近刻脫一西字案朱脫蟠冢山在西西漢水所

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獬朱趙作獬下同道東至武都入漢

許慎呂忱竝言漾水出隴西獬道東至武都為漢水不言氐

道孫校曰此或字誤何足駁也若許言出天水獬道乃謬耳然獬道在冀之西北官本曰按獬道

冀前漢竝屬天水後漢竝屬漢陽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獬道之為謬矣

朱箋曰漢地理志獬道縣在天水郡應劭云獬戎邑也音完又云漢漾也東為滄浪水山

海經曰蟠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趙作沔然東西

兩川俱出蟠冢而同為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為漾其

猶濛耳而常璩專為漾山漾水當是作者附而為山水之殊

目矣余按山海經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而南流注于醜朱作醜配箋

日山海經作醜塗趙改醜塗之水穆天子傳曰天子自春山朱春作春趙改刊誤日穆

天子傳作春山西征至于赤烏氏己卯北征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

于曹奴曹奴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言本日按近刻脫曹奴二字人上有之字

案朱同箋日當云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今穆天子傳亦缺曹奴二字遂不可句趙增曹奴二字不刪之字

乃獻良馬九百牛羊七千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之

黃金之鹿戲乃膜拜而受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狄人猶

有此獻雖古今世殊而所貢不異然川流隱伏卒難詳照地

理潛閎變通無方復不可全言闕氏之非也趙釋日何氏日山海經洋音詳

小可竟指為漾以證闕駟之說雖津流派別枝渠勢懸原始要終潛流或一

故俱受漢漾之名納方土之稱是其有漢川漢陽廣漢漢壽

之號或因其始或據其終縱異名互見猶為漢漾矣川其目

殊或亦在斯今西縣蟠冢山西漢水所導也然微涓細注若

通竄歷津注而已西流與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餘

里謂之龍淵水言神馬出水事同余吾來淵之異朱作徐吾箋日徐吾

當作余吾漢書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元鼎四年馬生渥注水中應劭注云余吾在朔方趙改涂吾刊誤日箋日徐吾當作余吾漢書應劭註余吾在朔方按山海經作涂吾與徐字為近故因名焉開山圖曰隴西

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即是水也其水西流謂之馬池川

又西流入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流左得蘭渠溪水次西有

山黎谷水次西有鐵谷水次西有石耽谷水次西有南谷水

竝出南山揚湍北注右得高望谷水次西得西溪水次西得

黃花谷水咸出北山飛波南入西漢水又西南資水注之水

北出資川導源四壑南至資峽總為一水出峽西南流注西

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得峽石水口水出苑亭西草黑谷朱作

流屈而南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

眾川瀉流合成一川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秦莊公伐西戎

破之周宣王與其先大駱大邱之地官本日按近刻脫先字案朱趙無為西

垂大夫亦西垂宮也官本日按宮近刻訛作官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史記秦本紀文公元年居西

垂宮官王莽之西治矣建武八年世祖至阿陽官本日按阿陽近刻訛作

字誤陽河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河陽縣陽河字當倒互

勁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廣死囂愁朱作孤箋曰舊窮本作愁趙改愁窮

城守時潁川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彭圍囂岑等壅西谷

水以縑幔盛土為堤灌城城未沒丈餘水穿壅不行地中數

丈涌出故城不壞王元請蜀救至官本日按近刻脫王元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全氏云請蜀上據後漢書當補王元二字漢等退還上卦但廣廉字相狀後人因

以人名名之故習譌為楊廉也官本日按譌近刻作置楊廉

縣焉又東南流右會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東北流逕戎邱

城南吳漢之圍西城王捷登城向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

必死無二心願諸將亟罷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作亟還按亟罷本後漢書隗囂傳請自

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又東北流注西谷水亂流東南入于

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官本日按近刻此下有始昌縣故城西六字係衍文

重出案朱趙同趙增直字刊誤曰始昌上全氏校增直字晉書地道記曰天水始昌縣

故城西也趙城西改西城刊誤曰城西當倒互作西城漢亦西縣晉改曰始昌屬天水郡見晉書地理志

日清崖峽西漢水又西南逕宕朱作巖箋曰巖宋本作宕趙改宕下並同備戍南

左則宕備水自東南西北注之右則鹽官水南入焉水北有

鹽官官本日按近刻脫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下全氏校增北字在蟠冢西五十許里

柜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也

孫校曰今無此三字其水東南逕宕備戍西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

合左谷水水出南山窮溪北注漢水又西南蘭臯官本日按臯近刻訛

作軍宋本訛作單案朱作軍趙改臯刊誤曰箋曰蘭軍字

誤宋本作蘭單而下文又有蘭坑疑作蘭坑按非也方輿紀

要云鞏昌府成縣有蘭臯成蕭子顯曰武興西北有蘭臯成

去仇池二百里宋元嘉十九年遣裴方明等伐仇池楊難當

遣其將苻宏祖守蘭臯是也元豐水出西北五交谷官本日

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臯鎮東南歷祁山軍東南入

漢水漢水又西南逕祁山軍南雞水南出雞谷官本日按南

出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出南二字當倒互北逕水南縣西北流注于漢漢水又

西建安川水入焉其水導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東南二源

合注官本日按源下近刻衍水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水字衍文東逕建威城南又東與

蘭坑水會水出西南近溪東北逕蘭坑城西東北流注建安

水建安水又東逕蘭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縣之歷城

也揚定自隴右徙治歷城即此處也去仇池朱趙有百二十

里後改爲建安城其水又東合錯水水出錯水戍東南而東

北入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有雉尾谷水又東北有太谷水

又北有小祁山水竝出東溪揚波西注又北左會胡谷水水

西出胡谷東逕金盤歷城二軍北軍在水南層山上其水又

東注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逕塞峽元嘉十九年宋太祖遣

龍驤將軍裴方明伐楊難當難當將妻子北奔官本日按近刻脫難當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全安西參軍魯尙期官本日按軍近刻訛作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追出塞峽即是峽矣左山側有石穴

洞人言潛通下辨所未詳也其水出峽西北流注漢水漢水

北連山秀舉羅峰競峙祁山在蟠冢之西朱蟠作潘趙改刊誤曰潘冢之蟠當

从山七十許里朱作七十里置箋曰宋本作山上有城極爲

巖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卽斯城也漢水逕其南城三里有

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

百四十里孫校曰當是今禮縣之境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蹊徑透

池官本日按蹊近刻訛作溪案朱訛趙改刊山高巖險九

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今此山于眾阜之中亦非爲傑矣漢

水又西南與甲朱作申箋曰宋本谷水合水出西南甲谷東

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逕南岨北岨中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南岨北中岨之六字

案朱同趙改不刪之字又朱作岸趙改岨刊誤曰箋曰岸

宋本作岨按此文多誤當作漢水又西逕南岨北岨之中句

中字移在上下有二城相對左右墳壠低昂亘山被阜古諺

朱趙作語朱云南岨北岨萬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

箋曰一作諺縣五百里官本日按去沮縣近刻訛作縣出租脫里字案

官本刊誤曰祁山未嘗置縣有民萬戶矚其邱墟信爲殷矣

漢水西南逕武植戍南武植戍水發北山二源奇發合于安

民戍南又南逕武植戍西而西南流注于漢水漢水又西南

逕平夷戍南又西南夷水注之水出北山南逕其戍西南入

漢水漢水又西逕蘭倉城南孫校曰地形志漢陽郡有又南

右會兩溪俱出西山東流注于漢水張華博物志云溫水出

鳥鼠山下注漢水疑是此水而非所詳也漢水又南入嘉陵

道而為嘉陵水世俗名之為階陵水官本日按世上近刻衍然字案朱衍趙刪又

朱階作皆趙改刊誤曰箋曰皆作階按然非也漢水又東南

字衍文孫校曰地形志漢陽郡有階陵縣得北谷水又東南得武街水官本日按

朱有右字箋曰右字疑衍舊本作名吳改作右趙刪近刻訛作城階水案朱同趙改武階水朱無又字趙增又

東南得倉谷水右三水竝出西溪東流注漢水漢水又東南

逕瞿堆西孫校曰常璩漢中志武都郡有瞿堆百頃又屈逕瞿堆南絕壁峭峙孤

險雲高望之形若覆唾壺官本日按近刻脫唾字壺高二十

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

嶽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山

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氣上流者也漢武帝元鼎六年

開以為武都郡天池大澤在西故以都為目矣官本日按近刻脫以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下王莽更名樂平郡縣曰循虜官本

落以字御覽引此文校增此下近刻衍縣字案朱衍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

趙刪刊誤曰下縣字衍文孫校曰今仇池山在成縣西北成縣故漢下辨治左右悉白

池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孫校曰今仇池山在成縣西北成縣故漢下辨治左右悉白

馬氏矣漢獻帝建安中有天水氏楊騰者世居隴右為氏大

帥趙改太師刊誤曰大帥當子駒勇健多計徙居仇池魏拜

為百頃氏王漢水又東合洛谷水水有二源官本日按近刻

有二源案朱同箋曰李云洛谷下疑同注一壑逕神蛇成

脫水字趙改同官本刊誤曰谷當作水案朱同趙刪合仍於字刊誤曰合字衍文左右山溪多五

色蛇性馴良不為物毒洛谷水又南逕虎虺成東又南逕仇

池郡西瞿堆東西南入漢水漢水又東合洛溪水

官本日按溪近刻訛

作漢下同案朱趙作漢趙刊誤日箋日孫云洛漢當作洛溪按孫說非也方輿紀要鞏昌府成縣即故武都郡治也有六漢水即洛漢水也其水源出西和縣境即漢縣諸道地流逕成縣之六漢堡又西入西漢水六與洛音相近馬融廣成頌演以榮洛叶屋韻亦與六同盧各切讀也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成南又西南

與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東北窮溪即

水源也又南逕龍門成東又東南入洛溪水又東南逕上祿

縣故城西脩源濬導逕引北溪南總兩川單流納漢漢水又

東南逕濁水城南又東南會平樂

趙作洛水水出武街

朱趙作階朱箋日宋本作水出武源埤按下文數舉武街知階當作街而宋本自誤耳十六國春秋亦作武街孫校日地形志有武階郡

東北四十五里更馳南溪導源東北流山側有甘泉涌波飛

清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流案朱訛趙改刊誤日流黃省曾本作清

下注平樂水官本日按樂近刻訛

作洛下同案

又逕甘泉成南又東逕平樂成南

趙釋日一清按漢志

武都郡有平樂道即平洛成也道元時其縣已廢省矣孫校日地形志脩武郡有平洛縣太和四年置

又東入

漢謂之會口漢水東南逕脩城道南

孫校日脩城疑當為脩武與脩水合

水總二源東北合漢漢水又東南于槃頭郡南

孫校日地形志有槃頭郡

與濁水合水出濁城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其水北出丁令

谷南逕武街城西東南入濁水濁水又東逕武街

孫校日街當作階

城南故下辨縣治也李玲李稚

官本日按玲近刻訛作倉以案朱趙作倉說見下

氏王楊難敵妻死葬陰平

官本日按楊難敵近刻訛作楊敵堅案朱趙同朱箋日按華陽國

志十六國春秋並云氏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為劉曜所破奔晉壽守將李稚受其賂遺不送成都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即叛稚與兄侍中玲攻難敵由白水橋進攻下辨而玲弟珩攻陰平難敵遣軍拒珩而玲稚徑至下辨武街難敵絕其歸路四面攻之深入無繼皆為氏眾所殺此云楊敵堅妻死葬陰平所未詳也趙釋日一清按華陽國志十六國春秋李

倉作李玲又氏王楊難敵堅頭乃龔武街為氏所殺于此矣

兄弟二人此云楊敵堅蓋誤文也

今廣業郡治官本日按魏書地形志槃頭郡廣業郡皆屬東

于其下竝云宋本作廣漢蓋此書為宋人臆改者甚多故宋

本亦往往不足據證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廣漢按非也

方輿紀要鞏昌府成縣下云後魏析下辨道地置廣業濁水

郡領白石等縣魏書地形志廣業郡隸東益州後竝同

又東宏休水注之朱箋曰休世本作體蓋體水出北溪官本

近刻訛作水北出寫之誤今據宋本改正

東逕白石縣南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辨東三十餘

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趙白水改有泉二字刊誤曰箋曰

峽中有泉生障塞水流春夏輒瀆溢敗壞城郭詡使燒石以

大石今校正案朱作水趙改醋刊誤曰

醴灌之官本日按醴近刻作水案朱作水趙改醋刊誤曰

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醴以灌之通漕以石皆碎

饋成州成兵即謂之遺法也後漢書注亦誤作水字

裂因鑄去焉朱箋曰碎裂舊本作淬裂後漢書虞詡傳注

無泛溢之害濁水即白水之異名也孫校曰見濁水又東南

渥陽水官本日按渥近刻訛作渥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

里祝穆云水自天水谷發源東南流至泥陽鎮與栗亭水合

東南入徽州界注嘉陵江隋志後魏置泥陽縣西魏廢入同

谷即此處也與地形志北地郡之泥陽縣蓋異地北出渥谷

而同名此縣旋置旋廢魏收故不錄之渥字誤

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濁水又東南與仇鳩水合水發

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王莽之樂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

濁水濁水又東南與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逕河池戍

東西南入濁水濁水又東南官本日按近刻脫兩當水注之

孫校曰兩當縣今屬秦州水經其南縣即秦故道

縣又曰兩當水金阜昌石刻以為嘉陵水蓋誤也

水出陳倉

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孫校曰太平寰宇記樂泉縣

黃花川 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魏征仇池築以置戍與

馬鞍山水合水東出馬鞍山厯谷西流至故道城東西入故

道水西南流北川水注之水出北洛櫛山南南流逕唐倉城

下南至困冢川入故道水故道水又西南厯廣香交合廣香

川水水出南田縣孫校曰田疑當為由利喬山趙釋曰一清按郡國志劉昭補注引秦州記曰

上邽縣北有利山川中平地有土堆高五丈生細竹翠茂殊常二楊樹大數十圍百姓祀之朱氏謀埠箋曰利一作穆未

知所南流至廣香川謂之廣香川水趙釋曰一清按蕭齊建元元年葭萌戍主楊廣

香請降以為沙州刺史川蓋以人得名又南注故道水謂之廣香交故道水又

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

軒峰枉月駕矣官本日按枉近刻訛作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駐黃省曾本作枉孫潛云柳僉本同

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

一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于福應愈遠方俗是祈水源北出

利喬山南逕尚婆川謂之尚婆水趙釋曰一清按元和郡縣志云尚婆水本名石磬水

水多磐石因以為名俗語音訛故云尚婆厯兩當縣之尚婆城南魏故道郡治也

孫校曰地形志故道郡延興四年置西南至秦岡山官本日按近刻脫秦岡二字全氏校補入故道水故道水又右會黃盧山水官本日按又右

會近刻訛作右又合案朱同趙改水出西北天水郡黃盧

山腹厯谷南流交注故道水故道水南入東益州之廣業郡

界官本日按廣業近刻作廣漢乃後人妄改案朱作漢趙改業孫校曰隋志順政郡後魏置東益州廣業漢下辨也

地形志有廣業郡隋志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

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孫校曰元和志興州順政縣本漢沮縣地嘉陵水經縣南去縣百步沮水

出縣東北八十三里長舉縣本西南流注于兩當溪虞謂為

漢沮縣地嘉陵水出縣南十里

六二

郡漕穀布在沮從沮縣至下辨山道險絕水中多石舟車不

通驢馬負運僦五致一謂乃于沮受僦直約自致之即將吏

民按行皆燒石櫛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歲省萬計以其僦

廩與吏士年四十餘萬也朱箋曰後漢書作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

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又西南注于濁水濁水南逕槃頭郡東孫校曰元和志

槃頭故城在長舉縣南孫校曰隋志順政郡長舉有鳳谿水而南合鳳溪水

上承濁水于廣業郡官本日按廣業近刻亦訛南逕鳳溪中

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止焉官本日按止近刻

故謂之鳳凰臺北去郡三里水出臺下東南流左注濁水濁

水又南注漢水漢水又東南歷漢曲逕挾崖與挾崖水合水

西出擔潭交官本日按擔近刻訛東流入漢水漢水又東逕

武興城南孫校曰地形志有武興郡元和志興州即漢武

東南與北谷水合水出武興東北而西南逕武興城北謂之

北谷水南轉逕其城東而南與一水合水出東溪西流注北

谷水又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關城北除水出西北除

溪東南流入于漢漢水又西南逕通谷孫校曰今寧羌州西

通谷水出東北通溪孫校曰通谷水上承漾水西南流為西

漢水漢水又西南寒水注之孫校曰今西流河水東出寒川西流入

漢漢水又西逕石亭戍廣平水西出百頃川東南流注漢又

有平阿水出東山西流注漢水漢水又逕晉壽城西朱不重

而南合漢壽水水源出東

增刊誤曰黃省曾本重漢水二字

孫校曰地形志晉壽縣晉惠帝置

山西逕東晉壽故城南

孫校曰地形志東晉壽郡司馬德宗置魏因之

而西南入于

漢水也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

官本曰按廣魏朱謀埒云宋本作廣漢今考水經乃三國魏時所撰宋人臆說以為漢桑欽故改魏作漢耳永樂大典內之本仍作廣魏蓋舊本相承如是

趙釋曰一清按此篇及羌水涪水梓潼水經文俱作廣魏胡氏曰廣魏者故廣漢也蓋曹氏改名漢後人續經此其一證何氏曰亭林云魏書崔浩傳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史于馮代疆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疆魏初國號曰代故改漢疆為代疆酈道元以廣漢為廣魏即此例也據此則非由曹氏改名是一義也孫校魏作漢曰戴君校本作廣魏乃欲實桑君非漢人耳今不取之又曰廣漢今成州南境又曰常璩蜀志廣漢郡高帝六年置去洛三千里去成都百二十里

白水西北出于臨洮縣西南西傾山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廣漢郡甸氏道白水出徽

外東至葭萌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

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羌中

縣孫校曰今寧羌東北與羌水合

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白水白水又東逕洛和城南洛

和水西南出和溪東北流逕南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

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又東南與大夷祝水合水出夷祝城西

南窮溪官本曰按南下近刻北注夷水又東北合羊洪水水

出東南羊溪朱趙不重水字西北逕夷祝城東又西北流屈而東北

注于夷水夷水又東北入白水白水又東與安昌水會水源

發衛大西溪東南逕鄧至安昌郡南又東南合無累水無累

水出東北近溪西南入安昌水安昌水又東南入白水白水

又東南入陰平得東維水水出西北維谷東南逕維城西東

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陰平道故城南官本曰接近刻脫道字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陰平下落道字漢志續志校增王莽更名摧虜矣即廣漢之北部也廣

漢屬國都尉治漢安帝永初三年官本日按安帝近刻訛作平帝案朱同箋曰按漢

紀平帝有元始後漢分廣漢蠻夷置又有白馬水官本日按近刻脫又

字案出長松縣西南白馬溪官本日按南上近刻衍而字

朱趙無改刊誤曰箋曰漢一東北逕長松縣北趙釋曰一清按隋書

作溪按而字衍文縣西魏置初曰建昌開皇十八年改曰長松此而東北注白

昔人所謂未必不間及隋唐者也吁可怪已

水白水又東逕陰平大城北蓋其渠帥自故城徙居也白水

又東偃溪水出西南偃溪東北流逕偃城西而東北流入白

水白水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昔姜維之將還蜀也

雍朱趙作離下同朱州刺史諸葛緒邀之于此後期不及故

維得保劍閣而鍾會不能入也白水又與羌水合孫校曰白

可二百五十里也自下羌水又得其通稱矣白水又東逕郭公城南

昔郭淮之攻廖化于陰平也築之故因名焉白水又東雍川

水出西南雍溪官本日按溪近刻訛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

合空冷水朱冷作冷趙改刊誤傍溪西南窮谷即川源也白

水又東南與南五部水會水有二源西源出五部溪東南流

東源出郎谷西南合注白水官本日按合下近刻衍南字

文白水又東南逕建昌郡東官本日按昌近刻訛作陽案

晉宋後魏地志俱無建陽郡之名勝志引此文作建昌郡

則西魏析陰平所置也以地望而言宇文曾置建昌縣後改

日長松建昌疑即上長松之舊稱然皆在孝昌以後道元何

由得舉之乎或曰此後魏梁州之華陽郡也建陽疑華陽之

訛未詳而非一水合二源同注共成一溪官本日按一近

朱訛趙改刊誤西南流入于白水白水又東南逕白水縣故

日三當作一城東即白水郡治也經云漢水出其西非也白水又東南與

水二十一

西谷水相得水出西溪東流逕白水城南東南入白水白水

又南左會東流水東入極溪官本日按東入近刻脫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日入上落東

字黃省便即水源也趙刪便字刊誤日便字衍文白水又南逕武興城東

官本日按近刻脫武字案朱又東南左得刺稽水口溪東

北出便水源矣白水又東南清水左注之庾仲雍曰清水自

祁山來合白水趙來改東刊誤日來當作東斯為孟浪也水出于平武郡

東北趙釋日一清按隋書地理志云平武郡西魏置矚累亘下南逕平武城東屈逕

其城南又西歷平洛郡東南屈而南逕南陽僑郡東北又東

南朱作北箋日宋本逕新巴縣東北又東南逕始平僑郡南

又東南逕小劔戍北西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朱

通箋日一作衢故謂之劔閣也張載銘日一人守險萬夫趨

趙信然故李特至劔閣而歎日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于人

豈不奴才也小劔水西南出劔谷東北流逕其戍下入清水

清水又東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于吐費城南趙于改逕刊誤日箋日孫

云疑脫逕字按干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西晉

壽孫校日見即蜀王弟葭萌所封為苴侯邑故遂名城為葭

萌矣官本日按近刻脫名字案朱劉備改日漢壽太康中

又日晉壽水有津關趙釋日一清按通鑑注引水經注云白

津關所謂白水關段元章善風角弟子歸元章封笥藥授之

今本似有脫文官本日按笥近刻訛日路有急難開之生到葭萌從者與津

吏諍打傷孫校日打開笥得書言其破頭者官本日按近刻

五字案朱脫趙增笥作笥刊誤日打傷下全氏可以此藥

據范史段翳傳校補開笥得書言五字翳字元章

襄之生乃歎服還卒業焉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沈處也朱箋曰後

漢書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客死于蜀范遂流寓西州後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

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孫校曰閬中治今保寧閬中縣

巴西郡治也劉璋之分三巴此其一焉闕駟曰强水出陰平

西北强山一曰强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頌敗

之于强川即是水也官本日按近刻脫之字水字案朱同箋曰宋本作敗之趙增之字水字刊誤

日即是下其水東北逕武都陰平梓潼南安入漢水漢水又

東南逕津渠戍東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

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劉璋之攻霍峻于葭萌也自此水上

張達范疆害張飛于此縣漢水又東南得東水口水出巴嶺

南歷獠中謂之東遊水李壽之時獠自泮柯北入所在諸郡

趙作布滿山谷其水西南逕宋熙郡東朱箋曰後魏地形志益州有宋熙郡領縣

二日興樂元壽又東南逕始平城東官本日按近刻脫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平城當作始平城魏書地形志南白水郡有始平縣又東南逕巴西郡東又東入漢水

漢水又東與濩溪水合水出獠中世亦謂之為清水也東南

流注漢水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東孫校曰今保寧縣蒼谿是宕渠地漢水經府東

南又東南合宕渠水水西北出南鄭縣巴嶺官本日按南鄭縣近刻訛作鄭

縣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江水注云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出漢中郡南鄭縣巴嶺山鄭縣南當作南鄭縣又趙不重

字與槃余水同源派注南流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江水合

朱無江字趙增刊誤曰難下落江字寰宇記校補水出東北

孫校曰今南江縣梁為難江縣地難水出其東北小巴山官本日按近刻脫小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集州難江縣引此注作小巴山云小巴嶺在

縣西南注之又東南流逕宕渠縣孫校曰今保寧府邕州謂通江南江皆漢宕渠地

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官本日按近刻脫于字案朱脫

補校

又東南過江州縣東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又東南入漢州江津

致訛衍案朱趙同東南入于江官本日按近刻脫東字案朱趙同趙

日一清按此條經文誤也尙書古文疏證曰胡肅明日水經魏

漢州江津縣大驚曰此非隋唐人筆乎漢乃渝字之譌渝州江

津巴縣在東江津在西漢水不得過江津也再三推尋不知其

故及讀至羌水篇云出羌中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

東南至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東南入于江憬然悟曰羌水

合白水東南至白水縣與漢水合蓋漢水入江之道即羌水入

江之道自閬中以下經文與此字字相同今本之誤蓋由東南

入于江之上字有空缺妄庸人率意填補耳非續經也墊江今

合州漢水流逕州東涪水自州西南來注之正鄭氏所云涪水

注之庚仲雍所謂涪內水者也若作渝州江津縣則涪漢之合

遠在上流經注齟齬矣東南入漢州江津七字當改作南至墊

江四字入字尤非水經敘次水所逕過之郡之縣未有入字

者潛邱以經文有空缺為妄庸人所填寫非魏晉以後續經真

卓識也東樵既面與論證及作錐指據漢書地理志隴西西縣

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東南至江州入

江之文更定作又東南逕江州縣東南入于江而不從閬說江

州江津俱屬巴郡第江州漢縣而江津則隋置耳且漢州唐垂

拱二年始立此名明是不學者妄為填寫潛邱乃改作渝州以

實其為隋唐人之筆何至曲為之說如此耶江水篇云又東北

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

之足相證明東樵以班志為據較疏證似長

涪水注之庚仲雍所謂涪內水者也

官本日按近刻庚訛作故脫所字案朱訛脫

趙改增刊誤曰故當作庚雍下落所字通鑑注引此文校正

趙釋曰一清按漢水班志既有東西各源之分水經又有漾

河異篇之目後之言禹貢者山川迄無定位莫能折衷黃文

叔尚書說曰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

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

皆以為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

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為漢武都東漢水受氏道

水一名沔是則沔漾俱為東漢也獨氏道武都脈絡不通川

渠阻隔武都受漾為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氏道漾水為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中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貢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為可據常璩華陽國志漾水出漾山漾山尋求不得其處漢志沮縣沮水出東狼谷中水經推為沔水之源是否姑存之要與孔傳不同矣胡身之通鑑注云據禹貢則漢水源于漾據水經則漾會于涪沔入于江所出異源所入異派據班志則漾出氐道至武都為漢水而東漢受氐道水通謂之沔過江夏而入于江則漾沔似合為一矣然又言沮水出沮縣南至沙羨入江與水經所謂沔水即沮水說似不合而實合也夫道元之曲護經文誠如黃說然其言嶓冢有二東西兩漢異源同流是豈竟無別白耶若程泰之禹貢論力排水經反覆于東出西南其向曉曉不置近世胡拙明作禹貢雖指首列導漾圖又作東西二源圖可謂詳且備矣然不能于班志原文一加審諦即道元之注亦未之深察故立言之旨猶有所蔽今略舉其書曰按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十里西南接寧羌州界今在州北九十里山海經漢水出鮒嶓山蓋嶓冢之異名也本在漢中郡沔陽縣界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置嶓冢縣

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隋省沔陽入嶓冢屬梁州大業初改置西縣故隋志云西縣有嶓冢山唐武德二年分利州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而山入其境故括地志云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通典云金牛縣有嶓冢山四年又分綿谷置三泉縣寶曆初省金牛入三泉故寰宇記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宋至道二年升三泉縣為大安軍紹興三年改建軍于西縣界復置三泉縣隸軍故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為源後又省三泉入軍故地理通釋云嶓冢山在大安軍西元降軍為縣故大一統志云漢水源出大安縣嶓冢山明初以其地改置沔縣又於縣西南置寧羌衛成化二十二年即衛置州而山入其境故漢中府志云嶓冢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蓋此山本在漢沔陽縣界西南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嶓冢曰西縣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為禹貢之嶓冢無疑也又云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即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嶓冢為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于孝昌二年上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及追改抑亦

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蟠冢以東水皆東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蟠冢為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蟠冢為當在漢中也者不然于漢中記奚為詳及隴西之山邪穎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蟠冢為禹貢之山而養水自繫氏道之下不言出某山自水經云漾水出氏道縣蟠冢山而氏道亦有蟠冢矣常璩華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氏道縣漾山為漾水而氏道之蟠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注山海經云蟠冢今在武都氏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蟠冢而同為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為西源在氏道者為東源矣輾轉迷惑愈久愈譌而禹貢之蟠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南氏道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于氏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氏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其縣之不可考久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蟠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闕入雍域故惟魏收所言為得其實又云漢志隴西縣下云禹貢蟠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與氏道之養水全無交涉水經非一時一手作漾水篇首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此不過依漢志氏道一條以立文惟加蟠冢沮縣為漢水其所謂漢水即東漢也亦與西縣之西漢全無交涉首尾橫決必魏晉間人所續也尋其意旨蓋以氏道水南合濁水兩

當溪歷槃頭郡東而南為西漢水也故酈注以為東西兩川誤出蟠冢而同為漢水嘗試以圖志考之漾沮雖有枝津與西漢通要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蓋蟠冢亘絕東西俗謂之分水嶺地勢東高而西下故西漢水自略陽縣南入寧羌州界即折而西南避高就下其性則然豈有東入之理澄之所言即禹貢之潛仲邕所言即通谷水也二水皆東漢之枝津西流入西漢水而說者乃謂西漢水至葭萌入漢顛倒之矣今嶺東漾沮枝津皆入西漢嶺西谿澗之水亦皆入西漢川流去來有目者盡能驗之其可足為古而非今乎又曰水經依漢志以為言漢志以沮水枝津上承氏道水下為東漢水氏道雖未詳其處所以地望度之當在西縣之東河池之西上邽之南下辨之北濁水所受有丁令溪水宏休水渥陽水皆出其北蓋自氏道來也其中或有漢志所謂養水者但今無可考耳然沮水枝津上承沮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昔之觀水作記者不察地勢之高下不辨川流之去來遂以為氏道養水合濁水兩當溪由枝津以達沮洳是為東漢之源而不知其非也班固因之故有此誤水經于武都下加沮縣二字蓋亦以氏道水下通沮水為東漢之源也然漢志不言養水出何山而水經復附會之曰蟠冢則氏道亦有蟠冢山矣常璩知其非是故又因水以名其山曰漾山而為之殊目要之氏道水所出別是一山非蟠冢也又云陸游曰嘗登蟠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為漢水之源務觀入蜀塗歷

金牛目驗得之涓涓細流安國傳所謂泉始出山為漾水也
 新城王尚書士禎撰蜀道驛程記其言嶓漢最為詳覈記曰
 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逕其中略如棧道但山
 庫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抵大安驛
 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踝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
 至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峩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即所
 謂嶓冢導漾者也水纔濫觴不沒鳧雁合五丁峽水東流為
 沔其流始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峽
 口懸巖萬仞陰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窻羌州在亂山
 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亂置窻羌
 衛于此成化中即衛建州治自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
 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五丁峽水北合漾水入沔嶺西
 水皆南流迤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為川江常璩言沔出嶓
 冢合白水為西漢明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嶓冢山有二
 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
 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
 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
 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
 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為一流與隴西之嶓冢
 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然漾之與沔本為一流與隴西之嶓冢
 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禹貢云嶓冢導漾
 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為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氏道二誤也禹

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為西漢水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
 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氏道縣
 嶓冢山是氏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
 者以西漢水接漾水為一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
 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地上離
 合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闕駟之說以為原始要終潛流或一
 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殺亂學之靡所折衷今
 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為漢之別源以西漢
 為漾之枝津而氏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
 術也東樵之言剖判析幾無贖義而鄙意則猶有未安者
 水經以漾水冒于西漢之上而東漢之源僅以沮沔枝津當
 之是其大錯而以為誤始班志竊謂不然班志隴西西縣下
 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猶恐人誤以西漢水即禹貢之
 漢水于氏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武都下云東
 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漢中沔陽下
 云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氏道水即養水今人既不知氏道
 之所在又烏能必養水之不出于氏道乎夫河源渺茫隔在
 異域尙可追尋况氏道雖陷氏羌當漢盛時猶隸版籍班氏
 之記載非盡無稽也由氏道而沔而漢以入于江源流脈絡
 條貫分明又武都沮縣下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
 夫沮即沔也狼谷即嶓冢也隴西之嶓冢西漢之所出氏道
 之養水乃大禹之所導班志明言之而猶歸過于班氏班氏

不受也道元知水經漾水之誤也于是欲于禹貢嶓冢導漾之外別求一漾水以彌縫其失而卒不可得也乃東樵則以魏書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執此文以証班酈夫禹貢漾水出自漢中之嶓冢前此山海經則以為鮒禺山水經則以為東狼谷至後魏乃因漾水在是指所出之山而名之曰嶓冢雖有經記可憑然在漢時嶓冢自在隴西漾水自出氏道豈能逆料五百餘年以後之所謂沔漢為附和哉道元于沔水東南流注漢曰沔曰下云所謂沔漢者也尙書禹貢嶓冢導漾東南流為漢山海經所謂鮒禺山也補正之功不淺猶云成書未及追改使酈亭負此長寬而復據陸王征途所記以為目驗得之夫二子即博學嗜古其所涉歷按遠乘傳于川脈之遙修山礪之綿阻不過望而測之世代悠逸荆蕪蕪沒而率然斷以氏道水之與沮沔相通殆非篤論也已况夫嶓冢一山誠非小弱也禹貢梁州云岷嶓既藝導漾東流為漢岷山導江東別為沔兩兩比較書法重輕嶓之與岷未云多讓東樵亦云觀漢志云岷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前氏一縣限之知岷山脈之長而不可以前氏一縣限之曾是與岷相匹之嶓而可以沔陽一縣限之乎程克齋春秋分記曰梁州左山皆曰岷右山皆曰嶓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有內水中水外水之異漢有古漢水東漢水之殊蓋自秦州東望則為雍之嶓冢自宜羌

州西望則為梁之嶓冢禹貢表之于梁而不繫之于雍則以導漾之功致力于梁而不于雍耳真通儒之言也 朝廷
 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水南北相去三四百里支派隱然聯屬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也何其明白易曉與故謂東漢水不出自隴西之嶓冢可謂隴西之嶓冢必非禹貢之嶓冢不可謂禹貢之漾水出于宜羌州之嶓冢可謂禹貢之嶓冢必僅在宜羌州則不可也爾雅音義曰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岷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舊俗云即禹貢潛也然潛水實受西漢水鄭康成所謂漢別為潛大禹自導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經云岷嶓既藝沔潛既導繫沔潛于岷嶓之下烏知禹貢之言漢不兼東西二源乎荆州貢道云浮于江沔潛漢足明四水之相通矣漢人說經各有師承康成大儒必不妄道三卿為眾吾舍鄭公將何從乎同時閻百詩最不信古文力攻以為偽書并謂孔安國傳出自東晉梅頤手然其說嶓冢東西兩漢水源流尚不敢輕集矢于班志以隴西縣之嶓冢為非禹貢之所有氏道之養水為非大禹之所導如東樵所云者其尙書古文疏證曰東西兩漢水異源同流按水經以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為漢水者為西漢水也故下文云又東南至廣魏與白水合又東南至葭萌縣與羌水合酈氏注云今西

縣蟠豕山西漢水所導也此是遙承班固地理志來不見有禹貢字是道元以班志西縣禹貢字為非而不顯駁之古人言多隱約水經以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為東漢水又言沔水東南逕沮水成而東南流注漢酈氏注特標出尙書日蟠豕導漾東流為漢以大禹當日所導實在于此亡友顧景范謂水經不詳漢水所自出沔水沮水特人漢之小水耳反詳志其源忘卻出今寧羌州者何與其說極是余請兩言以剖別之日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蟠豕猶言各出蟠豕云爾而同為漢水猶言同名漢水云爾又日按孔安國傳日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遙與前逾于沔傳漢上日沔相照應補出此句最佳余欲以班志沮縣下注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取武都縣下注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十字補入東狼谷之下南至沙羨之上漢水原委方備又日常璩稱漢有二源以東源為即禹貢之漾水極是與水經各一書非承水經而為文者獨道元于水經以西漢水為漾水曲徇其說寧取山海經闕氏荒誕之說日川流有潛通之理故漾漢互稱至敘次通谷水日上承漾水西南流為漢水漾水之稱仍屬東漢酈氏微意居然可睹矣潛邱之言如此是故山連麓而水異源山連麓故上邽之蟠豕與金牛之蟠豕皆為禹貢之山木異源故西漢水為大禹所疏通則已著于康成之說豈後人所得而妄加之哉說者猶以班志隴西西縣禹貢蟠豕為疑夫雖善辨卒

不能滅秦州蟠豕之名則何如取隴東之山皆蟠豕一語深思而細釋之也哉孫校日今涪江於合州南入漢水也

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

孫校日水出今商州西北百二十里冢嶺山

一名高豬嶺也

官本日按近刻脫一字嶺訛作山案朱脫趙增嶺並作山刊誤日名上落一字

丹

水東南流與清池水合

孫校日丹水東南以下十字當是經文

水源東北出清

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

東南過其縣南

縣故屬朱作蜀箋日李云京兆晉分為郡地道記日郡在洛疑作屬趙改屬

上故以為名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

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

官本日按水源二字近刻作楚水案朱

同趙增源仍楚刊誤日水下昔四皓隱于楚山即此山也其落源字名勝志引此文校增

水兩源合舍

趙刊誤日箋日宋本無舍字按合舍字屢見注中箋說非是

于四皓廟東又

東逕高車嶺南

朱箋曰御覽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漢高后使張良詣南山

迎四皓之處

翼帶眾流北轉入丹水

官本日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朱箋曰

宋本作丹水嶺

嶺上有四皓廟丹水自倉野又東歷兔和山以嶺字上屬誤

即春秋所謂左師軍于兔和右師軍于倉野者也

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均

官本日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

均注內同今改正均水見卷二十九案朱作均趙改均刊誤曰均當作均即均水也下同

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闕駟並以爲上洛

商縣也殷商之名

官本日按商近刻訛作湯案起于此矣朱訛趙改刊誤曰湯當作商

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也

通南陽郡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

夫士蔑曰晉楚有盟朱趙有作之趙刊誤曰左傳是晉楚有盟朱箋欲改之字作有然古人引書多

鈔參其詞苟無

好惡同之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者也京

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漢祖下析酈

官本日按析近刻訛作浙下同案朱作

浙箋曰浙當作析史記高祖降析酈因襲攻武關破之趙改浙下同

朱趙有

右箋曰謝云疑

析縣西一字百七十里宏農界也丹水又

東南流入曰口歷其戍下又東南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

氏縣大蒿山

孫校曰錢獻之曰析水疑即漢志之鞠水也

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

縣即析之北鄉也

又東入析縣流

朱作統箋曰宋本作流趙改流

之龍淵清深神異者舊傳云漢祖入關逕觀是潭其下若有

府舍焉事既非恆難以詳矣其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

秋之白羽也左傳昭公十八年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

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余按史記

官本日按近刻脫記

字案朱楚襄王元年秦出武關斬眾五萬取析朱趙有十

脫趙增五城漢祖入關亦言下析酈非無城之言脩之則可矣官本日按

脩近刻訛作循案朱訛析水又歷其縣東王莽更名縣為

趙改刊誤曰循當作脩案朱而南流入丹水縣

君亭也官本日按君近刻訛作古而南流入丹水縣

注于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析口之稱丹水又東南逕一故城

南名曰三戶城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丹水以歸漢祖此城

疑陵所築也丹水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

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曰縣北

有三戶亭竹書紀年曰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郢者是也水

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網而

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淵中丹水東南流

至其縣南黃水北出芬山黃谷官本日按北出芬山近刻訛

出北芬山刊誤曰箋曰一作北子山按漢書地理志析縣下

云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湍水經云出

酈縣北芬山黃水鞠水同出官本日南逕丹水縣南注丹水官本日

北芬山特異谷耳箋說無据案朱趙有于字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續彩奮發黝焉若

注下有于字案朱趙有于字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續彩奮發黝焉若

墨故謂之墨山今河南新安縣有石墨山斯其類也丹水南

有丹崖山山悉積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為殊觀矣丹

水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為南鄉

郡逮晉封宣帝孫暢為順陽王因立為順陽郡官本日按立

為立案朱訛趙乙刊而南鄉為縣舊治鄧城官本日按治

誤曰為立二字當倒互近刻訛作始外舊有郡社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

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蛇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

伐樹之前見夢于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更朱作吏箋曰孫云吏疑作更趙

改少日果死丹水又東逕南鄉縣北興寧末太守王靡之改

築今城城北半據在水中左右夾澗朱作溪箋曰宋本作夾澗趙改澗深長

及春夏水漲望若孤洲矣城前有晉順陽太守丁穆碑郡民

范甯立之丹水逕流兩縣之間厯于朱趙作於中之北所謂商於

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矣呂

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卽此水也又南合均水

謂之析口官本日按口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當作口孫潛校改

水經注卷二十

